



暴 勇 者

屠 格 涅 夫 著

金 溟 茗 譯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一 九 三 六

暴 勇 者

屠格夫涅作
金 溟 茗 譯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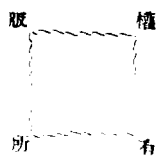
1 9 8 6

1936. 8. 付排

1936. 9. 出版

1——1500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售三角五分

譯者小序

選譯了屠格涅夫的兩篇短篇小說，集攏來便成了這樣一本書。

關於屠格涅夫的人物和作風，我想沒有說話的必要；至於這兩篇東西如何，也已經由牠本身在向讀者說話，用不着譯者多講。不過，有兩句話須要聲明的：第二篇暴勇者原題本是“Desperate Character”（‘兇暴的性格’）日譯本是採用作中的主人的名字作標題，

便名爲米希雅的。至於暴勇者三字，却是譯者取作中的意味而任意改的。蒲寧與白布林(Punin and Baburin, 1874) 聽說是作者以他少時給他詩作上，思想上有極大的影響的兩位老侍僕爲背景而執筆的作品，是一篇追憶，紀念的文字。

兩篇都根據布施延雄的日譯本。

蕪雜的譯筆是要向原作者和讀者諸君深致歉意的！

一九二九年雙十節黎明期

譯者

蒲寧與白布林

皮奧托兒·佩托羅威奇故事

……我已經年紀老了，身體也不大好。我的思想時常想到天天迫近來的死。我少有想起過去的事情，我把心魂的眼睛掉轉來回顧後面也是很少有的。祇是偶然——冬天坐在盛燃着的火的前面一絲不動的時候，夏天在綠蔭下面用幽揚的步調閑踱着的時候——

我有時憶起過去了的歲月，過去了的事情，過去了的人們的顏面來。但是每當那些時候，滯留於我的回憶裏的，不是我的年壯時分的事情，也不是我的青年時代。我會被引到自己極幼少的時分或少年時代的初期去的。例如，我會看見與峻嚴而易怒的祖母同在鄉村的時分的我自己來的。——我僅有十二歲，而在我的想像裏又浮上兩個人的姿態來。……

但是，我現在且把我的故事，連續的按着順序說下去罷。

——一八三〇年——

年老的僕人斐利皮奇用脚尖走進來。像平時一樣，把領結結成薔薇型，‘像不要使臭氣味透出來似的’。緊緊地閉着嘴脣，搖擺着正中央豎着灰色的髮束的臉。他一走進來就低下頭，把一封印着章紋的封印的信札放在鐵盤上捧給了我的祖母。祖母帶上眼鏡，把牠看過

了。

“他在這里嗎？”她問。

“太太，你說什麼……”斐利皮奇誠惶誠恐的說。

“懦夫！拿這封信來的人……還在這里嗎？”

“在這里，那……那位先生坐在會計處裏。”

祖母把手裏拿着的琥珀的數珠響着。

“叫他到我這里來罷……你，”她旋向我這邊說道：

“你要靜靜地坐在那裏。”

於是，我就在一角里，坐在指定給我的椅子上真的不動了。

我是完全任我的祖母要怎樣就怎樣的！

過了五分鐘之後，房子裏走進來一個男人——三十五歲左右，黑色的髮，皮膚也帶着黝黑，頰骨廣闊，麻皮臉，鉤鼻子，粗眉毛，而且從那下面，小而灰色的眼睛用悲哀的沉着窺視出來。眼睛的顏色和表情是不能同他的東洋式的臉調和的。服裝端正，穿着長裾的上衣。

他在門口停住，而且——祇點頭地行了一個禮。

“你的名字是叫做白布林嗎？”祖母這樣問了之後，還自言自語用法國話加上去說：“像是個亞美尼亞人的樣子呢。”

“正是的。”那個人用很沉着的聲音答。當我的祖母的聲音發出最初的粗雜的響聲的時候，他的眉尖微微地顫了一顫。他不會盼望她像對同等人一樣的來向他說話罷？

“你是俄羅斯人嗎？是正教徒嗎？”

“是的。”

祖母除下眼鏡，把白布林從頭頂直至脚尖仔細的望了一下。那個人沒有把眼睛低下去；他不過祇把雙手在後面交叉着罷了。特別惹我這小孩子的心的注意的，是他的髻，那是剃得像很滑的樣子的。但是那樣青色的面頰和顎部，我却從來不曾看見過。

“雅可夫·皮托羅威奇”我的祖母又開始說道：“在信裏說你很能認真，做事也很出力，非常推賞你。但

是，那麼，你爲什麼從他那裏出來了呢？”

“那位先生要用與我不同種類的土地管理人呀，太太。”

“不同……種類的？我不大懂你的話。”

祖母又把數珠響了。“雅可夫·皮托羅威奇信裏說你有兩種特別的地方，特別的地方是怎樣的呢？”

白布林稍微聳了聳肩頭。

“我不曉得他指的什麼是特別的地方。但是，我想大概是我……不許用體刑的緣故罷。”

祖母驚訝了。“你說雅可夫·皮托羅威奇要毆打你嗎？”

白布林的黝黑的面孔一直紅到了髮根。

“太太還不懂我所說的意思。我是以不用體刑做規則的……對於農夫們。”

祖母更加驚訝着了。她甚至無意間舉起雙手來。

“哦哦！”她終於這樣說，而稍微把頭歪傾，再仔仔細細的看着白布林了。“原來是這樣的，那就是你的規

則嗎？好的，那些我却不管，因為我要用會計處的書記，
不要用監理人。你的筆頭到底怎樣呢？”

“筆頭我還好，不會拼錯字的。”

“那我也不管，無論怎樣都可以的。最要緊的，是要
寫得明瞭，不要寫我所不歡喜的現在流行的帶尾巴的
帳簿字。那麼你另外一種特別的地方呢？”

白布林不安地動着身子，咳了一聲。……

“大概……那位先生是指我不是單身的這件事
罷。”

“你有妻子的麼？”

“不……但是……”

我的祖母把眉毛皺攏來了。

“有一個人跟我一同住的……是男的……同伴……
……是可憐的友人，我從不曾同他分別過……已經有……
……讓我算一算看……有十年了……”

“是親戚嗎？”

“不，不是親戚——是朋友。即使有了他在這裏於

職務上決不會有妨礙的。”白布林像豫料到會有抗議似的，又加上說：“他是與我同房間住，由我供給他吃的。我想他很有用處……他是受過充分的教育的——這並不是偏愛的說，實在受過教育的。——並且道德也可以說是模範的。”

祖母半閉着眼，咬着唇，聽完白布林的話了。

“那個人是用你的金錢過活的嗎？”

“是的。”

“你是爲了慈善的意思養着他的嗎？”

“是爲了正義的行爲……因爲救助貧人是貧人的義務。”

“原來這樣……這樣的話我還是初次聽到的。直到現在，我還以爲這是富人的義務呢。”

“我大胆說一句，富人的救濟窮人，只是娛樂罷了。……但是像我們這樣的……”

“好了，好了，已經夠了。”我的祖母打斷了他的話頭，而且略想了想之後，她又問他了。那帶着鼻腔的聲

音是表示她的不高興的意味的。“那麼你所照料的那個人，現在幾歲了呢？”

“同我差不多年紀。”

“哦呀……我還以為你是養育那個人的。”

“不是的。他和我是同伴——而且是……”

“好，夠了。”祖母又把他的話打斷了。“你真像是博愛者哩。雅可夫·皮托羅威奇的話實在不錯，像你這樣身分，竟是這個樣子，真的是特別的事情哩。但是，我們且談我們的要緊話罷。先由我告訴你必須盡的責任罷。至於薪金……你在這裏做什麼！”祖母突然把她乾枯而帶黃色的臉向我旋過來用法蘭西語說道：“去溫習神話的功課去罷！”

我跳起來，走到祖母旁邊在她的手上接吻了以後，就跑出來了。——並沒有去溫習神話，到庭園裏玩去了。

祖母家的庭園非常廣大：並且一邊是由流着水的

細長的池塘劃了一個界限，那池裏不僅有許多的鯉魚和鰻魚，而且還有赤目魚；那著名的，現在差不多無論那裏都沒有了的赤目魚。池的盡處，有鬱茂的柳樹，從那裏起漸漸地高起來的斜坡的兩側，有赤楊樹，接骨樹，忍冬及蜜桃等的茂木，在牠們的周圍包繞着Heath和Clover的花朵。許多的灌木之間，這裏那裏留着小小的空地，蔽着像絹一樣的濃綠的細草，在那些之中，低背的許多菌類，戴着滑稽的淺紅，薄紫，青褐等各種各色的帽子窺視出來；‘鷄眩’的黃金色的球子處處眩目的地輝閃着。春天的時候，這裏有黃鶯在着歌唱，有鶉鳥吹噓着口笛，有杜鵑在着泣血。夏天烈日晒着的時候，這裏也常是陰冷的——於是，我是喜歡到這荒廢了的池畔，跑進茂木之中去的。在那裏有所秘密地寵愛着，只有我曉得的——至少在我是這樣想像的——幾個地點。

走出了祖母的房間，我向這些地點之中的一處，我把牠取名為‘瑞士’的地方一直跑去了，但是當我未到‘瑞

士'之前,我透過半枯了的小枝,和綠的枝葉的纖美的編織手工,發見了有我以外的什麼人立在那裏的時候,我是怎樣的驚愕了呀!穿着黃色的粗羅紗的長而寬大的上衣,戴着高總的帽子的很長、很長的身體,立在我在一切的地點之中最愛的地點上。我隱着步聲走近那裏了。我看見我完全不認識的面孔了;那是持有也很長的、柔和的、帶有幾分紅色的眼睛和極可笑的鼻子的面孔。那只鼻子,像豌豆莢似的長長地垂下來,實在差不多吊在厚的嘴唇之上了。嘴唇做着圓的○字形在震蕩着、吹噓着低銳的口笛。交合攏來放在胸膛上部的粗骨的兩手的長指,急速地動着,在作着回旋運動。時時把手的動作停住,把嘴唇的口笛和震蕩也止住,好像傾耳於什麼東西似的,把頭屈向前方去。我再走近一步,仔仔細細地眺望着他的樣子。……這個我不認識的人的手裏,托着一個小小的平扁的玻璃杯子——像挑玩金絲雀而使牠歌唱時使用似的玻璃杯子。一條小枝在我的脚下踏斷了。於是,這不認識的人嚇了一跳。把矚矚

的眼睛旋向灌木林中，而且踉踉地走去。……但是他撞在一株樹上，發出叫聲站住了。

我後茂木蔭裏走了出來。不認識的人向我浮上微笑了。

“午安。”我說。

“午安，少爺！”

我不喜歡他稱我少爺。覺得過於親熱了。

“你在這裏做什麼？”我很嚴厲的問他。

“噯，請你看着罷！”他仍是莞然向我答道：“我在這裏呼着小鳥使牠們唱歌呢。”他把那小的玻璃杯子示給我看了。“金翅雀真的很會唱！你，像你這樣優柔的年齡是無論如何會喜歡那些生着羽毛的歌唱的調子吧！請你聽罷！聽吓。我先囁吵起來，牠們立刻就會答應的——那真的愉快哩！”

他把他的玻璃杯子互相磨擦起來了。一匹金翅雀在近處的赤楊樹裏答着也囁吵起來。不認識的人忍着聲音笑着，而且用眼睛給了我一個暗示。

不僅這忍着聲音的笑和眼睛的暗示，而薄弱得像小孩子的未成句的說話似的聲音，曲着的膝及薄的手，而且自帽子以及粗羅紗的上衣，一切都在暗示着這不認識的人的所有的動作和態度是善良的人的性質，是天真而滑稽的一些東西。

“你在這裡很久了嗎？”我這樣問他。

“我是今天纔來的。”

“那麼你是那個人所說的……”

“是的，白布林君對太太所說的人，就是我。”

“你的朋友的名字叫白布林嗎？”那麼你的名字是？”

“我是蒲寧。蒲寧是我的名字，蒲寧。那個人是白布林，我是蒲寧。”他又把玻璃杯子互相磨擦起來了。“你聽罷。你聽罷，那……是怎樣的聲音吓……”

這位奇妙的人物就這樣非常的把我迷住了。像普通的一切小孩子的樣子，我對於不認識的人，不是逡循不前就是擺起尊大的架子的。但是對於這個人我却覺

得好像幾年以前我老早就已經認識他似的。

“跟我一道來罷。”他對我說：“我曉得比這裡更好的地方。那裏有坐的地方；坐在那裏可以看見對面的堤。”

“好，好，我們去罷！”這樣我的新朋友用他像唱着歌一樣的聲音回答我。我給他在前面走。他走的時候用跄踉不定的脚步，踏了自己的脚，而且把頭一顛一顛向後落下來。

我在他上衣背上的襟下看見一個小小的絛子。“吊在那裏的是什麼？”我問他。

“那裏的？”他反問了以後，伸手到衣襟的地方摸了一下。“吓，絛子嗎？就這樣放着罷了。大概是縫在這裏做裝飾的東西的罷。不致於會有什麼妨礙的。”

我把他引到我的地方坐下來了。他在我的傍邊也坐下來。“這里真是處好所在呀！”他這樣稱讚了之後，深深地呼了一聲嘆氣。“唉！這里多好呀……你真的有壯觀的庭園呀……呀啊！呀——呀啊！”

我從橫面眺望着他。“你戴着真古怪的帽子！”我不得不這樣叫出來。“請你給我看罷！”

“諾，諾，請你看罷。少爺！”他拿下帽子，我伸手去接了。但是我抬起眼睛，而且‘呱！’的笑出來了。蒲寧是完全禿頭的。滑溜溜的，蔽着白的皮膚，高高的圓錐形的頭顱上看不見一根的頭髮。

他用手掌在頭頂上摸了一轉，跟着我一同笑了。笑的時候，他就好像譬如‘喀喀’呷着水似的。他張大嘴巴，閉上了雙眼。而且縱的紋路像三筋紋似的，顯現於額上又消滅了。“噯”他說：“像鷄卵的樣子吧？”

“噯，噯，同鷄卵一色一樣的吓！”我熱中着這樣贊成他。“你從來就是這個樣子的麼？”

“噯，很早以前；但是我是曾有過怎樣好的頭髮的呀……那是像乘在亞兒戈船（註一）的人們渡過大洋去找的黃金的羊毛似的呀！”

我雖然祇有十二歲，但是好得用功過神話，所以曉得亞兒戈船是什麼東西。我覺得從穿得差不多近於襤

穢的人的口裏聽了這個名字，却反因之很為喫驚了。

“那麼，你也曾讀過神話的嗎？”我把他的帽子拿在雙手中不住地轉着，這樣問他。這時我纔曉得那頂帽子是用奇妙的一粒一粒凸出的革皮裝飾着，頂上的破洞用厚紙修補，塞着像棉花一類的東西的。

“我曾研究過那個題目了。少爺，我從前如便要做什麼事都有充分的時間的。但是現在請你把那頂帽子還了我罷。因為那是保護我這禿頭用的東西呢。”

他戴上帽子，把他帶着灰色的眉毛吊下來，問我是誰，我的雙親是叫什麼名字的。

“我是這里的地主的孫。”我答他說：“我同祖母祇有兩個人，爸爸和媽媽都已經去世了。”

蒲寧切了十字。“使天上的王國成爲他們的所有呀……那麼你是孤兒，而且是承繼者哩。你的身內的高尙的血液立刻可以曉得。那是在你的眼中綺麗地閃着光，而且這個樣子……修烏……修烏……修烏……”他這樣說着，一面用手指來表現出血的循環的樣子給我看。

“原來是這樣的，那麼，我的朋友與你的祖母的契約了結了沒有，他已經贏得契約的位置沒有？你知道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

蒲寧咳嗽了一下，淨了淨喉嚨。“唉！暫時也好，如果能留在這裏！不然就會向很遠，很遠的地方流浪，找不到棲身的地方罷。人生不絕地響着警鐘，使令人的心不能安定。靈魂是不絕地感亂……”

“喂”我把他的話遮斷了。“你是和尚嗎？”

蒲寧掉向我這邊，閉上了半臉，說：“你那樣問是什麼原因呢，優柔的少爺？”

“可是，你那麼樣——像那和尚在教室裏說話的樣子說話哩！”

“因為我用聖經的形式說話嗎？那麼請你用不着喫驚也可以了。在通常的談話時用那樣的說法也許是古……可是我們祇要跨上 Inspiration 的翼上在空中翱翔的時候，自然言語也會跟着昂揚起來的。一定你的

先生——俄羅斯文學的教授——你學習過的吧，噯？——也曾對你教過那件事的吧？沒有教過嗎？”

“不，我沒有教過哩。”我答他說：“在鄉下我沒有先生，到莫斯科就有很多先生了。”

“那麼你是很久之間住在鄉下的嗎？”

“兩個月，再多是不住的。祖母說我留在鄉下是會變壞的：這裡雖說也有女的先生。”

“是法蘭西人的先生？”

“哦！”

蒲寧搔了搔耳後說：“滿瑟爾(Monsieur)，是這樣稱呼的罷？”

“噯，那個人叫做馬特麻亞瑟爾·福李克。”我突然覺得十二歲的少年沒有男的教師而像女孩子似的跟着女的先生是不名譽的事情了。“但是我對於女的先生一點也沒有覺得怎麼樣。”我又侮蔑地這樣加上去了。

“沒有什麼了不得哩……”

蒲寧搖着頭說道：“唉，你們上流的人們，上流的人

們是……你們是過於喜歡外國人呀！你們從俄羅斯的東西，把面孔掉向一切外國的東西上去了。你們把你們的心情掉向從外國來的人們去了……”

“啊！你是用詩來說着話哩？”我這樣問他了。

“噯？是的。我是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夠那樣說的，隨你的希望不論多少；爲什麼呢，因爲那於我是很自然的……”

但是剛在這時候，我們後面的庭園內吹響高銳的口笛了。我的新朋友急急地從坐着的地方立了起來。

“再會，少爺。那是我的友人在那裏叫我哩。在那裏找着我哩。……他不曉得要給我說什麼說呢？再會了……失陪了……”

他跳進茂木裏面而看不見了。我還暫時仍舊坐在那裏。我除了覺得莫名其妙的情緒之外，更感着一種輕快的感情。我從來沒有同蒲寧這樣人談過天，也沒有碰見過的。逐漸地我陷落於夢幻的心地了。但是想起了神話的功課：慢慢地躡歸家中去了。

在家裏我知道祖母僱用白布林了。把用人們居住的那棟房子中面於馬廐的庭園的小房間充爲他的住室。他立刻就同他的友人在那裏安頓下了。

第二天早晨，早茶之後，我也不請福李克小姐的許可，到用人們居住的那棟房子裏去了。我很想同前天碰着過的那位古怪的人再談天一次。也不扣門——那種想頭我們是決不會有的——我一直走進房間裏面了。我在那裏沒有看見我要尋訪的蒲寧，而看見他的保護者的博愛家的白布林了。他只穿着襯衣和襯袴，張開兩腳站在竈前。他匆忙地在用長的面巾擦着頭臉。

“什麼事吓？”他把雙手仍舊舉着，皺皺着眉頭說。

“蒲寧在家嗎？”我也不脫帽子，用毫不經意的態度這樣問他。

“蒲寧君，尼昆達·瓦威利奇現在不在家。”白布林徐徐地答道：“但是我有一句話要說，年輕的，也不得許

可，這樣跑進他人的房間裏來不是好的事情哩。”

說我是“年輕的”！這是什麼話吓！……我這樣想着，憤怒得發火了。

“你是不知道我是誰呢。”現在我再不用不經意的態度而用高慢的樣子對他說：“我是這裏的太太的孫爺呀！”

“不管你是誰，在我都是一樣的。”白布林又用手帕一面繼續着他的工作即刻回道：“即使是太太的孫少爺，也沒有到別人的房間裏來的權利的。”

“你說別人的嗎？那是什麼話呢？我在這裏，無論那裏都是我自己的家中哩！”

“不，失禮得很，這裏是——我的家哩。因為這間房間是以我的工作為交換，雙方同意之下，充做我的住室的呢。”

“請你不要教訓我罷！”我遮住了對方的說話：“我比你懂得的事多着哩！”

“你是非教訓不可的。”這次他却打斷我的話了。

“爲什麼呢，在你的年齡……我很知道自己的義務，但是也很知道自己的權利，所以假使你現在對我仍舊不止住你那樣的說法，我是不得不請你走出這間房間了。”

假使在這時候蒲寧沒有蹣跚踉蹌地走進來，我們的爭論不曉得會成爲怎樣的結局哩。他由我們臉上的表情，大概已經推想到我們兩人之間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似的，但是立刻用極溫柔而歡樂的表情旋向我這邊來了。

“啊，少爺！少爺！”他亂暴地舞着雙手叫我，而且即刻浮上他那沒有聲音的笑了。“可愛的小老板！你是來訪我的罷！難得來了。可愛的少爺啲！（怎樣了呀？我想——爲什麼他對我這樣親熱地說話呢？）哦，我們一同到庭園中去罷。我看見一個東西了哩。……爲什麼站在這樣熱鬧的地方幹什麼呢……走罷”！

我跟着蒲寧的後面，但是走到門口的時候，我掉轉頭來給白布林拋了梅茂的一眼，我想表示給對手看，我

並不怕他。

他也同樣的報答了，而且甚至對着手帕抽響了鼻子——大概他也想給我曉得他是絕對侮蔑我的緣故吧。

“你的朋友是怎樣不懂禮的東西呀！”後面的門一關，我便這樣對蒲寧說了。

差不多像感着恐怖似的，蒲寧把他腫膨的臉掉向我了。

“你是指誰說的，這樣話是？”他睜圓了眼睛問我。

“指誰，當然就是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啦？那個……白布林呀。”

“拍拉門·色米若尼奇？”

“噯，是的。那個……黑奴！”

“噯……噯……噯……”蒲寧用憐惜似的，非難的調子抗辯了。“你爲什麼能那樣說呀，少爺！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是持有嚴格的主義的可尊敬的人哩，不是通常的人類呀！那個人對於自己的無禮真的一點都不許

的——因為他是曉得自己的價值的哩。他是有莫大的智識——不是應該做這種事的人。你對他不可不非常客氣的。喂，你知道了嗎？”他又把嘴巴湊近我的耳朵說——“他是共和主義者哩！”

我凝視着蒲寧了。這是我完全沒有豫料到的事情。在開達諾夫的袖珍本或別的歷史書上，我讀過古代某時期的希臘人或羅馬人等有過共和民的事情。不曉得是什麼理由，在我當時的想像裏，以為他們是戴着兜甲，腕上吊掛着圓的楯，裸着赤腳的人們似的。然而在現在這世上，而且在俄羅斯，在 V 縣，竟碰到了共和民！這簡直把我一切的所想顛覆，使牠攪亂得粉碎了。

“是這樣的，少爺，是這樣的呀。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是共和民哩！”蒲寧又重覆着說：“噯，所以，以後對於他應該怎樣說話，你可知道了罷！但是現在我們且到庭園裏去吧。在那裏你想像看，我是看見了什麼東西呀！……在雀巢內看見郭公的卵哩。是多麼可愛呀！”

我跟着蒲寧回到庭園裏去了。在我的心中，却重覆

地說着：“共和主義者！共……和……主義者！”

“所以”我終於下結論了。“那個人纔有那樣蒼白的面頰的哩。”

蒲寧與白布林，對這兩位人物的我的態度，從那一天起有一定的形式了。白布林在我的心中喚起了敵對的感情；但是，在那些感情之中却混着些少似尊敬的東西。而且我真的沒有怕他嗎？不，我當他對我的他的態度的峻嚴完全沒有了的時候，甚至也決不能戰勝對他的恐怖的心懷的。當然於蒲寧我是一點也沒有恐怖。我也沒有尊敬他。我以為他是一個滑稽者，並且那也不是含着好的意味而着想的。但是，我却用我的魂靈的全體來愛着他。同他好幾個鐘頭在一處，同他祇有兩個人在一處，聽他種種的談話；這些事於我却純粹的歡喜。祖母對於這樣與‘下層階級’——Du Commun 的人類昵近，她是決不會喜歡的。但是每當我只能夠由我祖母的身近把我自己解放的時候，立刻會跑到我的奇妙而

有趣的愛友的地方去了。福李克小姐當訪問近隣的聯隊中的大尉的時候，在談話之間，對於我們的家庭中所瀰漫着的無聊的空氣，竟敢無禮地訴了不平；因這種理由，祖母把她逐回莫斯科去了。是後，我們的會合便愈加頻繁起來。而蒲寧覺得以十二歲的小孩子爲對手做着長時間的談話，也不以爲討厭——反而由他那邊在要求着似的。我曾幾多次耽溺地傾耳過他的種種色色的故事；在芳熏的樹蔭之下，在油滑的碧草之上，在白銀般的白楊的天蓋之下，同他一氣坐着。或於池邊的蘆葦之間，土堤的窪地的粗濕的沙汀之上——那裏隨着怪異的風的飄蕩，像大而黑的血脈似的，像惡蛇似的，像從地下之國伸出來的奇妙的生物似的，突出有節的草根——同他並排的仰臥着。蒲寧細細地告訴我他的一生的故事；所有的幸福的冒險和一切的不幸。對於那些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會感着真摯的同情。他的父親是補祭。——“的確是善良的人物。——但是，因爲飲酒的緣故，那是真的極端的嚴格的哩。”

蒲寧是在某學院裏受過教育的。因為受不起嚴峻的革鞭的責罰，並且對於僧職也不感嗜好，所以不久便從那裏退了學，結果歷經了所有各種的困苦，最後成爲一個的放浪者了。“因之，假使我沒有遭遇恩人拍拉門·色米若尼奇”蒲寧是常時這樣加上去說的。（他對於白布林決沒有這樣以外的說法。）“我該會沈於貧困與惡德的泥沼之中了罷。”蒲甯喜歡用高調的嗓子說話；雖然不是要說謊話，總之對於事物非常有浪漫的，且誇張地說話的傾向。他讚賞一切事情，於一切事都陷入於恍惚狀態。而且我也學着他的樣子，開始誇張事物，喜歡恍惚的心境了。“爲什麼變成了這樣顛狂的小孩子了吓……願上帝賜福！”我年老的叔母是時常向我這樣說的。蒲寧的話常是給我無限的興趣的。但是在他這些的故事之中，尤其使我愛好的，是我同他一氣讀書的事了。

要敘述那種心情終究是不可能的；我看中了適好的時機，突然像古譚或神話裏的隱士似的，腕中抱着笨

重的書本現於我的前面，用他彎曲的手指隱隱地招手，一邊很祕密似的張翕着眼睛，用頭，眉，肩或其餘的全身體，把不論誰都不會察覺我們的存在，不論誰都不能看見我們的，那庭園的最深奧的物蔭之處指示給我的時候我所嘗的那種心情！我們始終沒有給人看見偷走出來的時候，滿足地達到我們祕密窩之中的一個地方，並肩坐下，終於徐徐地展開書本，透出我所不能言諭的微與歲月的愉快以及強烈的香味的時候，怎樣以心尖的戰慄，怎樣以無言的期待凝視着蒲寧的面孔和嘴唇——立刻從那裏將要流瀉出優美的雄辯的嘴唇呀！終於聽到詩的最初的響聲了。我周遭的一切盡行消滅了——不，不是消滅，是遙遙地遠隔了；遺留下來給以友愛的保護似的什麼印象，透進雪霧之中去了。許多的茂木，青翠的幾千綠葉，高高的野草，成爲屏風從世界的一切把我們匿藏起來了。誰都不知道我們在什麼所在，在做什麼事情了。——而且與我們同在的是詩。我們浸在牠之中，陶醉於牠了。莊嚴的，偉大而美麗的神祕

的什麼事情，將要發生於我們之間了。

蒲寧的於詩歌，是格外熱愛音樂的，調子流暢的詩歌的。他決心把自己的生涯捧獻給詩歌了。他不是讀着的，他將詩句按着節奏(Rhythm)的奔流，堂堂地用續續而出的鼻聲，像極得意的人似的朗誦着。像亞甫羅(註二)神殿的僧尼似的，他把自己從自身脫出，高高地昂揚了。他還有一個習慣，便是先啾啾地像獨語似的，用低聲柔柔地吟誦詩句……他說這是朗讀的豫備。然後他把那些溫習好了的句語又高聲地誦讀着，而且跳起來，像嘆願似的，又像充滿着誇耀的態度，把隻手高高地舉在空中。……我們像這樣子，讀破了羅莫諾索夫，斯麻羅可夫，昆得西兒(愈古愈合蒲寧的趣味)以及黑拉斯可夫的露希亞鐸。而且，老實的說，最能喚起我的熱情的，還是這露希亞鐸哩。在那裏面，許多人物之中有一位韃靼婦人，女主人公的巨人。我現在雖然已經忘記了她的名字，但是在當時，祇要一聽到她的那個名字，連手足都會冷了的。“黑拉斯可夫一旦被捉住了，

要逃出來不是容易的事情。……常常會碰到能感着胸膛被炸烈了似的一行……試欲充分地支配牠，但以爲捉住了，却立刻脫身逃走，而大大地用銅鑼吶喊的；根本上他的名字便是這樣的哩……黑露爾拉斯可夫這個名字！”蒲寧非難羅莫諾索夫，說他的體裁太單純而放縱。對於掃爾茶尼哀夫，他却幾幾乎近於敵對的態度，說他不是詩人而是宮內官。在我的家中，對於詩以及一般文學都沒有人加以注意，不僅如此，對於詩：尤其是俄羅斯的詩，却以爲是完全沒有威嚴的粗野的東西。祖母甚至不稱牠爲詩，而稱之曰‘惡文’的。對於那些惡文的作家，不論是誰，據她的意見，他們不是不可治的淫酒家，便是完全的白癡了。因爲是在這樣的教育之中長成的，所以我於下例的兩者之中，非拋棄其一不可了。便是：我或以嫌惡而與蒲寧相背（他的樣子很不好，並且又褻褻；那是於我上流的習慣上是可厭的。）或受他的誘惑和吸引，學着他的樣子，受他的詩歌的熱情的流毒；這其中非擇其一不可了。……而結果我是選了後者了。我

開始讀詩歌了。借祖母的說法，我是開始蒐獵惡文的垃圾堆了。甚至還着手詩作，寫了一首歌誦筒風琴的詩。其中有下面的兩行。

聽呀，筒在繞迴，

在牠之中，齒輪在着歌唱。

蒲寧讚賞我的這作品中有模倣底的節調。但是他說題目太卑賤，不能當着敘情的價值，所以不肯贊成。

唉！所有的這些努力，感動，狂熱的情緒，以及我們寂寞的讀書，共同的生活，詩歌等；這些都瞬間便終局了。一件困難的事情像青天霹靂似的，突然襲着我們而來了。

我的祖母是完全稟承着那時候的將軍們的精神，對於一切都喜歡清潔和秩序的。清潔和秩序在我們的庭園之中也不可不維持着在。因之她時常把沒有家族，沒有土地，也沒有自己的家畜的可憐的農夫或可有可沒有的剩下來的農奴趕進那裏，使他們清理途徑，或拔去花壇的雜草，或加減花壇的泥土的。而有一天，在這

樣匆忙的工作之時，祖母到庭園裏去了；並且還偕我同去的。在各處的樹木之間或草地的各隅，能隱隱的看見白的，或青的，或紅的襪衣散在着。在四方八面，我們能聽見鋤與土石的爭突聲；及土地的土塊落在篩上的聲響。她走過許多的工人傍邊，祖母用她鷲也似的眼睛，在那裏立刻看見他們之中有一個對於工作比大家都不盡力，脫帽也不熱心的人了。那是持有荒倦了的顏面與凹陷無光的眼睛的，還極年輕的少年。他的木綿的襯衫已經破裂，狹小的兩肩，差不多要露了出來。

“那個人是誰啦？”祖母掉轉頭來問跟隨在她後面用脚尖走着的斐利皮奇。

“問那一個人？……太太……”斐利皮奇吃吃地說。

“蠢才！我說那個做着鬼臉看我的人啦。站在那裏的那個萎靡不振的人吓……”

“啊！他！他……他……他是哀爾米兒。是保爾·亞法那西奇的兒子；已經死了的……”

保爾·亞法那西奇是十年以前在祖母的家裏的侍

僕頭腦，非常得過她的愛顧的。但是因為突然做出了一件可恥的事情，忽然被貶為家畜管理，而那個位置也且不能保持得長久。他漸漸地卑賤落魄，暫時之間在遠方的小小的小屋裏，天天討些麥粉的津貼勉强的生活下去。結果，他把家族遺留在極可憐的狀態之中，中風死了。

祖母回到屋裏，把她的事情部署好了。過了三個鐘頭之後，一切都準備好了的哀爾米兒被帶到她的房間的窗下來。這不幸的孩子，將要被遣送到遠方的開墾地去了。圍籬對面距他數步的地方，安放載着他的可憐的行李的車子。那個時代便是這樣的一個時代的。哀爾米兒不戴帽子，低垂着頭，赤着雙腳，把靴子用紐子束在背上，立着。朝着房間的他的面孔上，沒有現着絕望及悲嘆的表情，甚至也沒有為難的樣子。笨痴的微笑冰結於失了顏色的唇上。眼睛乾枯，半閉着，執拗地凝視着地面。通報給祖母曉得他已經來了。她從長椅子裏立了起來。瑟瑟摔響着絹的裳裾，走到書齋的窗邊，一面

把金絲的兩層鏡子的眼鏡放在鼻尖上，眺望着新的追放者。在她的房子裏的，這時有四個人：侍僕首領，白布林，日間爲祖母差用的小僕，和我。

祖母把頭上下的點着……

“太太”突然聽見了乾嘎而幾幾乎近於喘息着的聲音。我向周圍環視了。看見了白布林紅着面孔；他暗淡的臉上緋紅着。他蔽遮着的眉下，發出一點兒小而銳利的光點。……不用說發出那‘太太’的聲音的便是他，便是白布林了。

祖母也向周圍環視；而把她的眼睛從哀爾米兒轉到白布林了。

“誰呀……說了什麼話的？”她這樣用鼻尖緩緩地說。白布林走進前面一點。

“太太”他開始說了。“是我……我敢說……我想……我告訴你。你所做的事情是做錯了……你現在正在做着的……”

“那是？”祖母仍舊戴着眼鏡，而且用同樣的調子，

這樣問他。

“很失禮的，但是我敢說……”白布林把難說的話勉強說着是很明白的，可是却也一句一句用明瞭的發音繼續着說。“我是指這不是爲了他自身的過失，現在正要被送到遠方的荒蕪地去的小孩子的事情說的。這種處置，我敢說會惹起一般的不平，會誘起別的……上帝所禁止的種種結果來的。而且這不外乎是地主所許可的權力的濫用罷了。”

“你是到底在那里用功過的？”祖母沈默了一瞬之後這樣問。然後拿下了眼鏡。

白布林躊躇着，而且含糊地說道：“你怎麼樣說呀？”

“我問你到底在那裏用功過來的；說那樣難懂的話。”

“我……我的教育……”白布林開始說了。

祖母像很侮蔑似的搖着肩，打斷他的話，說道：“我的處置好像不中你的意；可是那於我是完全沒有關係

的哩。——我對於我自己的家奴是持有絕對的權利的。而且這無論於誰都沒有責任的。不過我是從來未曾有過當面批評我，而關於自己的責任以外的事情多嘴的人。我這裏用不着多事的學者的博愛家。我所要的是照着我的意思唯唯諾諾去做事的底下人。我當你未來之前，一向是這樣生活着；並且我想，你去了以後我也仍舊是這樣生活下去罷。你是不合於我的，我給你解僱罷。尼可來·安托諾夫！”祖母旋向執事的說：“這人的薪金你把他付清，於午飯前使他動身罷……知道了嗎！你可不要使我發怒吓。還有同那人一同住着的另外還有一個笨蟲，也要他出去。哀爾米兒你還等什麼？”她又看着窗外加上去說道：“我已經看過他了；他還要怎麼樣？”祖母像驅逐討厭的蒼蠅似的向窗外搖着手巾。於是，她坐下低的椅子，向我們很不高興似的，下命令說：

“都從這房子裏出去罷！”

我們都退出了——除了小僕之外。小僕是不在祖

母的話以內的；爲什麼呢，因爲簡直不當他是一個人。

祖母的命令一句不差的實行了。午餐以前，白布林和我的朋友蒲寧都被驅逐出去了。我現在並不企圖把我的悲嘆，我的純粹的，真實的，小孩似的絕望的樣子在這裡敘述。那是由那位共和主義者白布林而惹起的，我心中的畏敬底嘆稱的感情，甚至也被牠所窒息了的那麼強烈。與祖母的那次會話之後，他立刻回到他自己的房子裏去，着手整理行李去了。他也不同我說一句話，也不看我一眼。我於兩人未動身之前始終跟着他們，實際上可說是跟着蒲寧，不間斷的緊跟着；可是蒲寧却茫然不知所措，並且他也沒有說一句話。但是他不斷的光着眼睛看我。而且淚珠兒滯留在他的眼中……同平日一樣的眼淚；也不掉下來，也不乾的。他決不批評他的恩人——拍拉門·色米亞尼奇決不會做錯誤的事情的——但是他非常喪氣懊惱。蒲寧同我努力着最後一次去朗讀羅西亞鐸中的什麼地方，我們甚至把我

們自己閉在貨物房間內，下了鎖——要想到庭園裏去的夢想是沒有用處的了。——但是我們只讀了最初一行，便讀不出聲音了。而且我雖然還只有十二歲，平時雖然傲然自以為是大人了；可是這時也像小牛似的吼起來了。

坐上馬車中的時候，白布林終於掉轉來向我，稍微把他平生嚴利的顏色軟了一些說：“年輕的，這對於你是一種教訓呀。請你記住這件事情罷！而且當你長成起來的時候，請你努力使這樣不正的行為再也不要有了！你的心是善良的，你的性質也沒有腐敗……請你仔細地想：一切事情像這個樣子是不行的。”在不斷地經過我的鼻子，我的嘴唇，我的兩頰流下來的淚中，我用慄抖的聲音說道：我是……我是牢牢的記住罷！並且同他約好，一定……一定照着白布林的話做去吧。但是蒲寧——我同他擁抱過二十回數了的（我的兩頰在同他沒有剃的鬚子的接觸裏燃燒，而且我聞着纏繞在他身體上的香味。）——這時突然的狂憤襲着蒲寧了。他從馬

車中的座位上跳躍起來，把雙手舉在空中，而用雷鳴似的聲音（他不曉得是在那里得到了牠的？）把掃爾茶溫——他這時不是宮內官而是詩人了。——的作品中有名的達威得的詩篇的意譯朗誦起來了。

全能的上帝降臨，
立於強者集羣之中裁判。
大神宣道：何時爲止；
汝等赦放惡者嗎？
保持律法罷 ——

“坐下來！”白布林對他說。

蒲寧坐下了；但是仍舊繼續着唱：

須救護那無罪而煩惱的人們，
須賜休息之家給那貧苦的人們。
須由暴虐者的手中防護那貧弱的人們，

蒲寧讀到‘暴虐者’的時候，指了指我們領主的邸宅，然後又指着馭者的背上。

須把那一切之人從桎梏之中救出！

——他們不知道也不願知道——

尼可來·安托諾夫從領主的邸宅中跑了出來，盡力的喚道：

“你們快滾罷！豬羅！滾罷！再在這里嚕嚙是不許的呀！”於是破舊的馬車礫礫的走去了，不過遠遠地仍能聽見——

降臨罷；正義之君，上帝呀！

來罷；來裁判不正的人們罷！

只有你是能統治民衆的呀！

“是多麼的渾人呀！”尼可來·安托諾夫說。

“年紀輕的時候皮鞭吃得不夠的緣故罷！”補祭也出現於石階上，這樣說了。

他是爲伺問女主人把夜間勤行的時間要定在什麼時候而來的。

那天，我聽說哀爾米兒還在村裏，他因爲翌晨很早就要經什麼法律上的手續（這本來是爲阻止地主們任

性的處置而設的，反之，却僅能成爲監督廳的官吏們的臨時收入的來源罷了。)沒有到街上去，我便找到了他，而因爲我沒有任意的錢，所以便給他一個用索子縛起來的紙包了。我把我的兩條手巾破舊了的一雙草靴，櫛子，舊的氈子和簇新的領結放在那紙包之中。哀爾米兒在他貨車傍邊，躺在內庭園的藁草堆上睡着，我把他推醒，他多少現出躊躇的樣子冷淡地把我的贈品領受了；也不道謝，突然又把頭鑽進藁草堆中昏昏地睡着了。我很失望地回來。在我的想像，我以爲他會驚訝我的訪問，很歡喜地，會認識對於未來的我的計劃的。然而結果竟是如此……

“總而言之”我在回家的路上想。“那些人們是沒有所謂感情的。”

不曉得是什麼理由，祖母於這可紀念的時期內却自始至終給了我自由了；但那天晚餐後，當我去稟告她要去就寢的時候，她很訝異的望着我的臉上了。

“你的眼睛發紅了哩。”這樣她用法國語對我說。

“並且你的身上有種田人的臭味吓。我並不想去穿鑿你所感着的和所做着的事情——我不喜歡有非責罰你不可的事情——但是，我願你可以停止了你的愚蠢的事，再做一個好好的孩子罷。可是，我們快要到莫斯科去了，那麼請一位家庭教師給你罷。非男的先生是壓你不住了。好，去罷！”

事實上，我們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

二

——一千三百三十七年——

七年過去了。我們像從來的樣子，住在莫斯科；但是我現在已經進了大學的二年，祖母這兩三年來也老得許多了，所以我也再不會感着她的權威的壓迫。在一切同學之中，同我最親密的，是叫做泰爾福的一個洒落性質的好青年。我倆的習慣和嗜好是都相同的。泰爾福是詩歌的大大的愛好者，他自己也寫了詩歌。在我的心中，蒲寧所播的種子，也都結了果實了。像普通年輕的

人們的親近的同伴間所常有的樣子，我們中間互相沒有什麼祕密的事情。但是看呀，這五六天以來，我看得出泰爾福的心中有了什麼昂奮和焦燥的事情了。有時竟兩三天連接看不見他的影子。而且我不曉得他是到那裏去了。這宗事是從來所沒有的。我想用友情的名義要求他把一切的事盡行向我說明；我是這樣豫感了的。

有一天，我坐在他的房子裏。他突然叫我：“皮托雅”而且快活地赧紅着臉，一直看着我的面上說：“我非把我的 Muse 介紹給你不可。

“你的 Muse 啦！你的話真古怪，像古典主義似的！（當時是浪漫主義全盛的時候。）好像以前我都不知道她似的——把你的 Muse。你做出了新詩嗎；不然是什麼東西呢？”

“你還不懂我說的話哩。”泰爾福仍笑着，赧紅着臉答道：“我要給你介紹活的 Muse 哩。”

“哈哈，原來是這樣的！但是，爲什麼她是……你的 Muse 呢？”

“哦，那是，……可是靜一點兒罷！她好像來了。”

起了急促而輕微的踵音，門扉開了，門口現出了一位十八歲的少女；肩上圍着黑布的圍巾，穿着紗木綿的寬大衣服，淡色而稍帶捲曲的髮上，戴着黑的麥稈帽子。看見了我的時候，她驚駭而狼狽，而且想轉身回去……但是泰爾福跑出去迎着她說：

“請，請，美羽柴·葩羅夫娜小姐，請進來喇！這位是我偉大的朋友；是極善良的人。並且是慎重的化身，不要害怕罷，皮托雅！”他又掉向我這邊說道：“介紹我的 Muse —— 美羽柴·葩羅夫娜·威諾哥拉多夫，是我偉大的朋友。”

我對她行禮招呼了。

“爲什麼……叫美羽柴的啦？”我正這樣說時，泰爾福笑道“噯，是呀，你也不知道世上有這樣名字的吧？哦，當我未曾同這位親愛的年青婦人見面以前，我也是曉得的哩。美羽柴！怎樣 Charming 的名字吓……並且同這位姑娘不是很適合嗎？”

我向我友人的偉大的朋友又行了一個禮。她離開門口走前兩步，一絲不動的站着。她有非常美的地方，但是我却不能贊成泰爾福的意見。而且暗暗的想：“唉，這不是古怪的Muse嗎！”

她的薔薇色的面臉的容貌是玲瓏而 Delicate 的。纖細而輕巧的身段，到處飄着活潑而富於彈性的青春的香味。可是若說是Muse，是Muse的化身，我是——不僅我，那時代的一切年青的人們，都持着不是那樣想像的。第一，Muse 須有暗色的頭髮，臉色也非蒼白不可。有侮蔑底的誇矜的表情，有苦悶的微笑，有充滿着Inspiration 的眼眸，而且持有神祕的，Demonic 的運命的‘什麼東西’；這些是我們所想像的Muse，是支配那時分的人們的空想的拜倫的Muse 所不可少的東西。現在走進來的姑娘的面上，並沒有那些種類的東西。假使那時候我的年紀更大一點，經驗再多些的話，大概對於他的眼睛，會更加注意吧。那是小小的深在裏面，像潛在於豐厚的臉肉影裏似的，但是像玻璃樣的暗色，

活潑地，耀耀然輝閃着——是持有明淡色的頭髮的人所少有的。我在她那迅速地，所謂閃閃地一刻也不安定的眼眸裏，我不能夠找到詩意的傾向來。可是，那里却有情熱的心魂，被情熱所驅使而容易忘了自身的地方。——但是，那時候我還是非常年輕的。

我把手伸給美羽柴·葩羅夫娜，但是，她却沒有把她的手給我，她沒有理會到我的這個動作。她在泰爾福拿給她的椅子上坐下了。然而帽子和圍巾都沒有除下來。

她顯然是在着踟躇不安。我在這里，使她為難了。她常常不規則地，像渴求空氣的喘息似的，深深地吸了空氣。

“我不過偶然來看看你的，烏拉其米爾·尼可拉哀威其。”她開口說話了。她的聲音是極柔軟而深沉的；從她那深紅色的像小孩子似的嘴唇聽見這樣聲音，可說使人覺得奇妙。——“老板娘是不肯給我半個鐘頭以上的工夫的。你大前天身體上不好哩……所以我……”

…”

她含言不說下去，低下頭了。隱在濃而低的眉毛下面的陰暗的眼眸不住的在迴轉着。宛如夏日之下，在乾草中像電光那麼迅速地飛轉着的黑的甲蟲一樣。

“你是怎樣的好人兒喇！美羽柴！美羽莎秋喀！”泰爾福叫道：“但是你非來這裡不可；暫時也好，非來這裡不可……立刻叫他們拿Samovar來了。”

“不，不，烏拉其米爾·尼可拉哀威奇！沒有用的。我現在立刻非去不行了！”

“你不可不休息一下。無論怎樣說，你不是呼呼地喘息着嗎……疲倦了吧。”

“我沒有覺得疲倦。不是的……只是……你可不可以再借給我一本書？我把這個讀完了。”她從衣袋裏拿出莫斯科版的一本灰色的書。

“當然，當然借給你。你覺得那本書喜歡嗎？是羅斯拉烏烈夫的作品哩。”泰爾福向我這樣加上說。

“噯，不過我覺得郁利·米羅斯啦夫斯基却更好得

許多。我們的老板娘對於書本是很嚴的。她說書本是會妨礙我們的工作的啦。她的意思以為是這樣的……”

“但是，郁利·米羅斯啦夫斯基的確不能同普希金的‘吉甫希’比呢。美羽柴·葩羅夫娜？”泰爾福微笑着插嘴說。

“不，真的……那‘吉甫希’是……”她緩緩地，又含糊地說道：“啊，對了，烏拉其米爾·尼可拉哀威奇！明天請你不要來……不要到平日的地方來了。”

“爲什麼不可以呢？”

“不可以的。”

“爲什麼呢？”

少女搖着肩，而且突然，唐突地像狠狠的被衝突了一樣，從椅子裏站起來了。

“怎麼樣了？美羽柴小姐，美羽莎秋喀！”泰爾福很苦悶似的叫道：“請你再坐一刻兒罷。”

“不，不，不能再坐了。”她早已走到門口，握住把手了。

“那麼。也好，請你把書帶去！”

“下次”

泰爾福向少女追去；但是在那一剎那她已經從房子裏跳了出去，他差不多把鼻子碰在門上了。“這姑娘！……煞像是小毒蛇似的……”他稍微帶着不樂的面孔；於是沈思着了。

我仍舊留在泰爾福的房門內，我要發見這一切事情的意味。泰爾福是隨便什麼事情都會說了的。他說她是帽子製造廠的女工，他於三星期以前，去買在鄉下的妹子用的帽子的時候初次看見她的；他說一會面之下就愛上她了。於是第二天在路上同她談話也成功了，而且現在她對他似乎也有意思了等等事情都告訴我知道了。

“不過，請你。”他又用溫和的調子加上說：“請你不要想像她是不好的女子罷。總之，我倆之間並沒有什麼暗昧的事情。”

“不好的女子嗎？”我即刻答他說：“我不會那樣想

的呀。並且你認真的把事實說給我聽，我也不疑心的。泰爾福，不要焦急，萬事都會很順境的。”

“我也只願能夠那樣就好了。”泰爾福笑着，在牙齒縫裏說道：“但是，那位姑娘實在是——我給你說了罷——是新的型式（type）哩；你也許來不住仔細看她。她是怕羞的呢。——哦！真的很怕羞的呢！加之她的那固執的脾氣！可是那怕羞的地方我很歡喜的。那是沒有、依賴心的證據呀。我真的拚命的哩，老兄！”

泰爾福忘了自己，說着他的‘迷魂者’的事情，並且把正在着手寫着的題為“我的 Muse”的一首詩也讀給我聽了。他的感動的談話，却不能十分適合我的趣味。我隱隱的感着對他的嫉妬了。不久，我便辭出了他的寓所。

過了兩三天之後，我偶然在哥斯奇尼·圖伏爾街中的一條路上經過；那天是星期六，有許多來買東西的人們聚集着。在這雜沓的人羣中，商人們向他們的顧客

盡力地喚呼着。我把自己要買的東西買好了，我這時除了要早些從他們煩累的請迫逃免以外沒有別的想法——這時，突然不知不覺使我立住了。我在一間水果店裏看見我的朋友所愛戀着的女人，看見美羽柴·葩羅夫娜了。她把橫面朝着我這邊立在那裏，像在等着什麼事情似的。躊躇了一瞬之後，我便決心要到她那裏去同她談一談看了。可是當我跨進店裏去把帽子一脫下來的時候，她嚇得向後倒退了。而向立在那里等着老板替他秤葡萄干的穿着粗羅紗的老人那邊很快的掉轉了身體，像逃到他的保護之下似的，縋在他的胸前了。那位老人也掉轉來朝着她——而且請想像那時的我的喫驚罷。我認得他就是蒲寧哩。

是的，正是他哩。你看他那燃燒着似的眼睛，他的厚的兩唇，他的柔軟而下垂的鼻子，都依然如舊。事實上他實在沒有什麼改變。恐怕只有面臉的水腫似的肥膨，稍微增加些罷了。

“尼昆達·瓦威利奇！”我叫他了。“你不認識我了

嗎？”蒲寧嚇了一驚，張開口凝視着我。——

“對不起，我是”他這樣說——可是突然他用細銳的聲音叫起來了。“圖羅伊托斯基的少爺！（我祖母的領土是叫做圖羅伊托斯基的）你是圖羅伊托斯基的少爺嗎？”

一磅的葡萄干從他的手中掉落了。

我對他說：“正是呢。”於是我把蒲寧買來的東西從地上拾起來，同他接吻了。

他因為快活和興奮以致不能呼吸；他差不多像要放聲哭出來了。他脫下帽子——於是我能看見他留在‘卵殼’上的很少的髮毛也不知去踪了——取出手巾，把帽子和手巾押在胸膛上，又戴上帽子，並且又掉落葡萄干了。我並不想像蒲寧的這樣慌張是因為對我的極端的愛着的緣故。那不過僅僅的是因為他的性質是受不起這樣細瑣的，豫想不到的突然發生的事情的緣故罷了。唉，這樣可憐的畸人的神經底興奮吓！

“請你來會會我們罷。我的青年！”他終於躊躇着這

樣說了。“你不會說不能到我們的貧賤的窩裏來吧？你是大學生，我是曉得的……”

“不對的，我很喜歡去哩；真的。”

“你已經獨立了嗎？”

“完全獨立了。”

“那是好極了。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不曉得會怎樣地快活哩！今天他會比平日要早些回來，並且老板娘在星期六也會給那女孩兒空閑的時間的。但是，對了，對不起，我完全忘記了。當然，你是不認得我們的姪女兒的罷。”

我趕緊插口說我不知道這件可喜的事情。

“當然，當然！你那能會認識這孩子呢……美羽莎秋喀……請你聽罷。這女孩的名字叫美羽柴呢——這不是渾號，是真名哩。……這不是有什麼因緣的嗎？美羽莎秋喀，我把這位先生……這……”

“皮……”我幫着他說。

“皮……”他反覆地說了。“美羽莎秋喀，聽呀！現在

在你面前的這位先生是青年之中最優良的，最快活的先生哩。運命把這位先生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同我們拉攏來了。你也把這位先生當做你的朋友罷！”

我像拋下似的把頭低下了。美羽柴把面紅得像罌粟似的，把臉子下面像火一樣的眼眸向我膘了一眼，而且立刻又把牠掉向地面上了。

“哦”我想：“你當爲難的時候不是蒼白，是發紅的人哩。這却非記住不可。”

“請你不要見怪罷！這孩子不是優雅的貴婦人哩！”蒲寧這樣說了之後從店裏走到街上了。美羽柴同我跟在他的後面。

蒲寧所住的房子在薩鐸伏伊街，所以從哥斯奇尼·圖伏爾去有好多的距離。在途中我的以前的詩的師匠把他的種種生活狀態詳詳細細地說給我聽了。我們分別了之後，他同白布林把神聖的俄羅斯全國差不多到處都走遍了；而在一年半之前，纔在莫斯科找到了永住

之所。白布林好容易在做生意人而有工廠的某富豪的事務所裏贏得了主任書記的位置。“不是好的位置哩。”蒲寧嘆息着說：“事情忙而所得很少……可是不管牠是什麼工作，既然得到了也非感謝不可了！我也很想替人抄寫東西或教書得些津貼。不過我的苦心得不到成功。我筆蹟你大概也曉得的，是很古派，不適合現在的趣味的。而教書方面，最使我爲難的，是我沒有稱身的衣裳，加之教育方面也很須考慮；關於俄羅斯文學方面，我也不能同現代的趣味調和的。因了以上的種種關係，我都被拒絕了。（蒲寧用他那睡眠不足似的壓潰了的笑聲笑了。他把他以前的多少帶着幾分誇張的調子，有時踏着韻說話的弱點依然保持着。）一切的人類都在追逐着新韻的事物，除了嶄新奇拔的事情之外，他們都不願去回顧哩！你也一定沒視了古代的上帝，而屈身於新的偶像之前吧？”

“那麼你是，尼昆達·瓦威利奇，你是真的仍是尊敬黑拉斯可夫嗎？”

蒲寧站住在那里，把雙手一齊搖着了。“再也沒有了，先生，再也沒有了……非常的尊敬着哩。”

“那麼你不讀普希金的作品嗎？普希金你不歡喜嗎？”

蒲寧又把雙手舉到頭上了。

“普希金？普希金是蛇哩。他生來雖有黃鶯的咽喉，却是隱匿之中的蛇哩！”

蒲寧同我這樣摯談着，在所謂‘白石子’的莫斯科的——實際上那里沒有一顆石子，並且也不是完全白的——凹凸不平的磚鋪道上，留心着腳跟走着的時候，美羽柴靠緊蒲寧的傍邊，同我們也並着肩默默地走着。說到她身上的時候，我是稱呼她為‘你的令姪女’的。蒲寧暫時停了口。搔了搔頭。然後用低的聲音說她是他的姪女也不過是那麼說說罷了，實際上她並不是什麼親戚。他又接着說，她是白布林在伏羅尼圖街所拾來養育的孤兒，又告訴我因為他把她像真的女兒一樣愛惜，所以簡直稱她是女兒都可以的。蒲寧雖然設法用低微聲

音說着，可是美羽柴一定把他所說的一切話都聽到了的。她憤怒着，羞恥着，而且跼促不安了。光亮和陰暗在她的臉上互相追逐着；臉子，眉毛，兩唇，狹小的鼻孔，以及一切的東西都在細微地慄着了。而這些一切是都很Charming，很有趣，很奇妙的。

於是我們終於走到蒲寧所謂的‘謙遜的窩’裏了。而那里實在可說是謙遜的一個窩。那是很小的平屋，在傾斜了的一個屋簷下面，差不多要陷沉地中去了。正面開着四扇污黑了的窗門；家中的用具也是最壞不過的東西，不過整然整理着。窗的中間與壁上懸着雲雀，金絲雀，金翅雀等十二三個的小鳥籠。“是我的部下！”蒲寧自豪似的指着牠們這樣說。我走進房裏，在環視着周圍的時候，蒲寧吩咐美羽柴去拿Samovar去了；而差不多可說同時，白布林也走進來了。他同蒲寧比起來，覺得老得許多了。步調雖同原來一般着實，面上的表情也沒有改變，可是身體瘦削，加之向前彎曲，兩頰削落，而

且濃黑的髮束裏也混着灰白了。他沒有想到是我。蒲寧說了我的名字的時候，他也沒有表示什麼特別的喜悅，他連眼梢都不微笑一下，只微微的點了點頭罷了。他只是很簡單地而且很無聊地——問我的‘祖母’還健在着沒有。僅僅的這樣罷了。“我受貴族的訪問並不覺得很可喜哩。”——他像在肚裏暗暗地這樣說着似的。

“我並沒有自負的脾氣啊！”共和主義者到處是共和主義者呢！

美羽柴回來了。彎着身腰的短小的老媽子拿着鏽了的Samovar跟在她的後面。蒲寧就那樣慌忙起來了。他拿種種的東西待我。白在林對着桌子坐下來，用雙手支着頭，將很疲乏似的眼睛看着周圍。但是，茶沖好了之後，他便開口說話了。他不滿意於他自己的位置。“簡直是推運器……那里還是什還人！”他這樣說着僱主。

“在下面給他使用的人全然沒有在他的眼中，而他自己以前也同我們一般縛於羈絆之下，那也不是很早的事哩。除了慘忍、貪慾之外是一無所有了……比政府的

更甚的桎梏哩！並且這裏的一切交易，都是立足於詐僞與虛飾之上的。”

聽了這樣悲哀的談論，蒲寧以熱烈的表情喘息着，表着同意，把頭顱上下左右的搖擺着。美羽柴繼續着頑固的沈默。她明明是在猜度我是怎樣的人：是謙虛的人，抑是多嘴的人；假使是謙虛的話，那是否是因為有了別種的想頭故而如此的……爲了這種的疑惑而焦悶着。她的暗淡的，迅敏不安的目睛，從垂着的臉子下面，向四周亂閃着。她僅僅的向我投了一眼，可是那是帶有訊問似的，帶有偵察似的，幾乎是近於惡毒的眼睛；我實在受了牠一嚇。白布林差不多完全沒有同她說話，即使偶然同她說一兩句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峻嚴的，可說是父親似的含有溫情。

蒲寧却恰相反，不住的向美羽柴說笑。他叫她爲小小的雪女，爲小小的雪片。

“爲什麼給美羽柴·葩羅夫娜加上那樣名字的？”我問。

蒲寧笑了。“因為她是那麼冷酷的姑娘。”

“聰明哩，”白布林插口說。“年輕的姑娘却是那樣的好。”

“我們稱美羽莎秋喀爲夫人覺得好些罷”蒲寧這樣叫道。“哪？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白布林皺皺着面孔。美羽柴旋向那邊去了。——我却懂不得他們是什麼意思。

這樣過了兩個鐘頭了。那不是很快活的會合；——雖然蒲寧用盡了他最善的方法把‘有名譽的一切響應’了。例如：他蹲在金絲雀的籠子前面，開了籠子的門，“去站在圓天井上開始演奏罷！”這樣下着命令。金絲雀立刻搏着小的羽翼飛上‘圓天井’——蒲寧的禿頭上，東旋西轉，搏着羽翅盡力地嘯吵起來了。演奏繼續着的時間內，蒲寧始終閉了半眼，除了用手指來拍着調子以外完全沒有動。我忍不住高聲地笑起來了。——可是白布林同美羽柴都沒有笑。

我正要告別的時候，白布林作了豫想不到的質問

使我驚訝了。他因為我是在大學裏念書的，所以問我色諾奧是怎麼樣的人物，問我對於他作何感想。

“色諾奧是？”我略帶着慌張的樣子問他。

“就是古代的聖哲色諾奧。你不會不知道他的吧。”

我漠漠糊糊憶起那築起 Soic 派的基礎的色諾奧的名字了。但是我關於他的事情却絕對的什麼都不曉得。

“對了，他是哲學家。”我終於說了。

“色諾奧是”白布林用沉思的語調重疊的說。“他是主張剛毅能戰勝一切，所以苦痛不受災難；又說，在這世上，善者唯有正義而已，而德的本體也不外乎正義的，那位賢人。”

蒲寧恭恭敬敬傾耳聽着。

“把許多古書集攏來的這里的人告訴了我那句話的。”白布林繼續着說。“牠使我非常的注意了。但是你對於那樣題目好像是沒有興味的樣子。”

白布林的話是不錯的；對於那種題目我確是沒有

興味。從進了大學以來，我已經成爲不亞於白布林的共和主義者了。假使關於米拉拔奧或羅拍斯皮哀爾的事情，我會很熱中地說罷。羅拍斯皮哀爾，對了……還有火基哀·坦威爾與沙利哀的石板的肖像，我把牠們都懸在自己的棹子之上！可是色諾奧！爲什麼提起色諾奧的事情來呢？

蒲寧當對我說再會的時候，熱心地叫我明天要再去訪問他們。白布林完全沒有邀我，而且還在牙齒裏面說我與無職業的平民談話於我沒有什麼愉快，並且必定不合我的祖母的意思的。我聽了這句話的時候，我遮住了他的話，要使他們知道祖母對於我現在沒有什麼威權了。

“但是財產仍舊還不是你的東西罷？”白布林問。

“不是我的東西。”我答。

“那麼終究！”白布林沒有把這句話說完，但是我在心中替他說了。

“終究我還是小孩子啦。”

“再會！”我高聲地說了後，走出房子了。

我想從中庭走到街上去；這時美羽柴突然跑來，把皺摺着的紙片放進我的手中，立刻又去了。我在最初的街燈的地方把那張紙片展開；我曉得那是信了。我勉強判讀了那藍鉛筆寫的文字。美羽柴這樣寫着：“敬請先生於明日飯後駕臨克太裴亞塔附近之亞歷契山特兒夫斯基庭園一敘當專候不誤且有一事非面陳不可敢請見憐萬勿吝玉爲禱”沒有一個錯字，但是也沒有加句點。我含了種種的疑惑走回家了。

翌日，比指定的時間早十五分鐘以前，我到了那克太裴亞塔的附近的時候（那是四月的初旬，含苞將放，野草益綠，小雀兒亂囀於紫丁香的茂木之間。）我在距離籬笆的路傍看見美羽柴的影子，很被驚訝了。她比我更早在那里。我走近她去，但是她却到我這邊來了。

“我們到克勒姆兒的宮殿的地方去吧。”她把俯僂着的眼睛投射在地上，用急促的聲音細語道：“因爲這

里有人哩。”

我們跑上小丘了。

“美羽柴·葩羅夫娜”我開口說；可是她立刻把我的話遮斷了。

“請你”她仍用匆忙的、低抑的聲音開口說。“請你不要批評我。請你不要見怪。我寫信給你了。我設法同你會面了。那是……因為我担心的緣故……昨天我看你怎麼好像始終只是笑着。請你聽我說罷。”她這樣突然用力一說，又停住了口旋向我了。“請你聽罷。假使你向誰說——說你同我在什麼人的房間裏會過的，我就要投水了。我就要投水死了。”

於是，她纔把她那雙我從前曾看見過的那像訊問似的、像透視似的目光看着我了。

“吓，她大概實際上……會那樣做得出來罷！”我想。

“你說那里話，美羽柴·葩羅夫娜姑娘。”我急急地抗辯着說：“爲什麼你把我想得那樣壞呢？你以爲我能

夠背了朋友而加害於你嗎？並且，請你想一想看，在我所知道的範圍，你們之間並沒有值得批駁的什麼事情哩。——切切請你放心罷。”

美羽柴佇立在那里，再也不看我，而聽着我的說話。

“還有一件事情非給你說明不可的。”她一邊走動一邊說道：“否則，你也許會以為我是犯了神經病罷。……那個老人要同我結婚呢！”

“那一個老人？禿頭的嗎？蒲寧嗎？”

“不，不是他！另外的那一個……拍拉門·色米若尼奇。”

“白布林嗎？”

“是的。”

“可有這等事情！他向你求婚過嗎？”

“是的。”

“但是你是不允許的，當然！”

“不，我允許了的。……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曉得哩。現在是不同了。”

我不知不覺搖擺着兩手了。“白布林同——同你？他有五十歲了吧……”

“他說有四十三了。可是也一樣哩。即使他只有二十五，我也不願意同他結婚的。我會很幸福吧？一個星期中他沒有笑過一次哩。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是我的恩人；我是得了他很大的恩惠的。他照拂我，他給我教育；我如果沒有他是不能脫離苦境的。我不可不奉他像父親的樣子。——可是，要我做他的妻子！那我反是死掉了干淨；我到棺木中去罷！”

“爲什麼你只管說死呢，美羽柴·葩羅夫娜？”

美羽柴又立住了。

“那麼，那麼生着是那樣美滿的事嗎？你的那位朋友烏拉其米兒·尼可拉哀威奇，我也因爲生着這事太可慘了，所以愛上了他的。而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竟向我求婚……蒲寧雖也因他的那些詩使我爲難，可是我却不怕的。他在晚上，當我疲乏得把頭也要垂到肩上去的時候，他不會要我讀喀拉姆京的！可是，那老頭兒對

我怎樣呢？他們說我太冷酷！同他們一同住着，我還能夠情熱起來嗎？假使他們要使我情熱——我會一走了事啦。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時常說‘自由！自由！’好了，那麼也可以給我自由了罷。否則，結果便會成爲下面一般的事了。結果，就是別的人都給以自由，而把我却關在籠子之中了。我自己會對他們說的。但是，假使你先說了，或者洩漏了一句話——請你記着罷，他們是再也不會理我了的。”

美羽柴立在街道的當中了。

“他們再也不會理我了的！”這樣，她又銳聲地重疊了一句。這次她也不抬起眼睛來看我了。她像在憤怒着，以爲自己被誰所看見了之後，定會把心中的事說了吧。她的所以於憤怒和爲難的時候之外不抬起眼睛來，也正是因此的緣故；而她當抬起眼來的時候是一直凝視着對手方的。……可是她的玲瓏而可愛的臉上，却輝閃着難於移動的決心。

“唉！泰爾福所說話是的確的。”這樣的思想在我的

腦裏閃過了。“這位姑娘確是新的型式哩！”

“請你不用怕，”我終於說了。

‘真的嗎？……即使如果……你關於我倆的關係曾說過什麼哩……即使如果我倆之間……’她沒有把話說完，便停住了。

“那時候你也沒有怕的必要的，美羽柴·葩羅夫娜。我並不是你們的審判人。我把你們的祕密埋在這里。”我指着我的胸膛說。“請你信我罷！我已經知道了，關於你們的……”

“你把我的信帶在此地嗎？”美羽柴突然這樣問。

“在這里的。”

“在那里？”

‘在衣袋裏面。’

‘請給我……快些，快些！’

我拿出紙片來；美羽柴用粗糙的小手把牠撕掉了。她像要向我稱謝似的，默然面對着我立了一瞬間——但是突然像嚇了一跳似的，看了看周圍，也不告辭——

聲，迅速地跑下小丘了。

我望她跑去的方向——在離塔不大遠的地方，我看見了捲在‘亞兒馬威瓦’裏的一個人影。立刻知道他是泰爾福了。

‘唉，老兄。’我想。“給你找到了吓，我想你是始終守着的。”

於是，我獨自個吹噓着口笛，向家裏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剛在那里喝着早茶的時候，蒲寧來了。他像很不好意思的樣子，走進我的房子噓了好幾個頭，一邊看着房裏的周圍，一邊借他的話來說，就是對於他的‘侵入’告罪了。我急急地安慰他，叫他不要那樣客氣。我這個罪孽深重的人，竟以為蒲寧是來向我借錢的。但是他只說好得還有 Samoval 剩着，要我加進‘拉姆’的茶給他喝一杯罷了。‘我覺得這個樣子來訪問你，鬱悶得身體發抖哩。’他一面抓了一碗糖，一面這樣說。

“你雖然不怕，你的祖母很可怕呢！加之，像前天我也

會對你說過的樣子，我的服裝太可恥了。”蒲寧用指頭摸了摸上衣的破碎了的衣角。“在家裏或街上走的時候是不要緊的，進了輝煌的宮殿裏的時候，同自家的貧窮打了照面，會着慌起來的呀！”我是借寓在樓下的兩間小房子內的；而他竟說牠是宮殿，是輝煌的宮殿，誰都不會那樣想的。可是蒲寧像是指我的祖母的住宅的全部而言的，雖說那也決不是特別豪奢的宅邸。他責備我前天沒有去訪問他們。“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他說。“說你一定不會來的，可是也等着你哩。美羽莎喀也等着你哩。”

“什麼？美羽柴·葩羅夫娜也？”我問。

“她也等着的。同我們一道的那個姑娘很Charming吧？你以為怎麼樣？”

“非常的Charming哩。”我表示同意了。

蒲寧異常迅速地搔了搔他的禿頭。

“她是美人哩，老兄，是珍珠哩；也許還是金剛鑽吧——我的話都是真的。”他湊到我的耳上來。“出身

也高尚的。”他說。“不過，哪，老兄——是左傾（即左黨之意）呢。吃了禁果的。雙親去世之後，親戚們都不管她，而將她向運命的波濤之中，就是向絕望和餓死裏拋却了。可是，那時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出現了。做了古來的救主！他接受了她，給她衣服穿，照顧她，而養育了這可憐的雛子。於是，她在我們的掌上開花了！哪，因為是極稀奇的遭遇，所以說給你聽的呀！”

蒲寧依身於靠椅的背上，舉着雙手，把他的臉更湊近我的耳邊來，更加神祕的說下去了。“老兄，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也是的！你不知道吧？也是稟承着高貴的血脈的，而且也同是左黨。據說父親是達威得王的後裔中有力的貴族哩！嘴巴上說起來雖很簡單，可不是了不得嗎！是稟承着達威得王的血的哩！哪，老兄，你以為如何？又有人這樣說，說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家族的本源是印度的王族，是名為拍蒲爾的。是稟承着王族的血的哩……哪，可不是終究兩者不論那個都很好嗎？

麼？”

“那麼，他也是”我問。“被拋進運命的漩渦之中了的嗎？”

蒲寧又撫摸了他的頭顱。“是的，比我們的少姑娘更殘酷地！從極幼小的時分以來，他除了苦悶焦急以外，什麼都沒有了！因之，我曾於讀洛班的時候受了牠的鼓舞，當這件事當做詩題，爲了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肖像寫成了一節的。請你等一等。……怎樣說的啦？對了！

無情的運命之鞭，把白布林

從搖籃之中向悲哀的深淵裏追逐！

可是，毅然如黑暗中的光芒，

勝利的Laurel早已加上他清高的額上！

蒲寧把這首詩，用Rhythmic的，謳歌似的聲音，煞像詩似的母音，圓滑地，十分響亮地朗誦了。

“他的所以爲共和主義者也是因爲那些緣故罷！”

我稍微激情地這樣說。

“不，不是因爲那些緣故。”蒲寧簡單地答道：

“他對於父親老早就寬恕了。但是他是忍不住無論什麼種類的不正的！使那個人煩惱的是大家的不幸哩。”

我想把話頭轉到前天由美羽柴所聽的事，即白布林的結婚的計劃上去，但是我不曉得怎樣說起纔好。可是蒲寧竟先提起來了。

“你一點兒都沒有覺察嗎？”他突然稍微睜圓眼睛這樣問我。“同我們一同在着的時候？沒有覺得特別的？”

“那麼，有什麼該特別注意的事嗎？”我這樣反問他。

蒲寧像要確定地看一下有沒有人在那里聽話似的，掉頭向背後看了。然後說道：“我們的小美人美羽莎秋喀不久便不是獨身的人了吓！”

“爲什麼呢？”

“要做白布林夫人了。”蒲寧好容易纔這樣說。然後用手掌拍着膝，像中國的官僚一般自顧自理會着似的儘管點着頭顱。

“不見得！”我假裝驚愕的叫出了。

蒲寧徐徐地停止了點頭，把手從膝上放下了。“爲什麼不見得哩？請你把那理由說給我聽罷。”

“爲什麼理由嗎，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寧可做美羽柴姑娘的父親反是合稱的。並且年齡的過於相差是會使一切的愛情沒有了的。——使姑娘這邊的。”

“會使愛情沒有了？”蒲寧興奮起來，重疊的說道：

“可是感恩的情怎樣呢？純粹的愛情呢？優柔的感情呢？你說會使愛情沒有了嗎？你非想到這些事不可。——我們當美羽柴是非常優柔的姑娘，你懂嗎，於是，她得到了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愛情，成爲他的安慰，成爲他的支柱，就是成爲他的配偶了。哪，對於那樣子的姑娘，這不是最高的幸福嗎？而她自己也知道這些的。請你留心看罷！在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之前，美羽莎秋略是完全平伏着哩。……儘管熱情地顫抖着哩。”

“所以不對的，尼昆達·瓦威利奇，她是像你所說的樣子儘管顫抖着所以不對的。假如是愛着誰的話，在

那人的面前是不會感着顫抖的。”

“可是，我不那樣想呢……譬如我，比我更愛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人是沒有了……但是我是……在他的面前會感着顫抖的。”

“你是——那又不同了。”

“爲什麼不同呢？爲什麼？爲什麼？”這樣，蒲寧遮住了我的話說。我是還不很知道他的。他熱中着，真摯地，差不多要發怒了；並且完全不用 Rhythmic 的，謳歌一般的調子說話了。“不”他說。“你沒有知人之明，……你是不能了解人的心腸的吓！”我再不反抗他了。而且爲了要變換話題的緣故，我提議我們爲了今天這一日讀些什麼東西吧。

蒲寧沈默了一歇兒。

“古代的詩人嗎？真的詩人嗎？”他終於發問了。

“不，新的。”

“新的？”蒲寧像疑惑了似的疊上說。

“讀普希金。”我說。我突然想起前次泰爾福所說的

‘吉普希’了。還有恰寫着老年的丈夫的事情的敘事詩！蒲寧雖說不大願意，我務必要使他怡樂地傾聽，使蒲寧坐在長椅子上，於是讀起普希金的詩來了。終於到了‘年老的丈夫吓，可慘的丈夫吓！’的一節來了。蒲寧一氣聽到最後。但是，突然像被人撞摔了似的站起來了。

“我不歡喜。”他甚至使我的頭受影響的那麼含着感情說。——“對不起，我不能再聽這位作家的作品了。他是不道德的誹謗者，他是虛言者吓……我的情緒被他弄糟了！我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今天就此告辭了罷。”

我要他再坐一歇，但是他像痴笨的，被人脅嚇了的小孩子的樣子，頑固地一定要回去。他反覆說了好幾次，說情緒被他弄糟了；要到外面去呼吸些新鮮的空氣。而且這時他的兩唇微微的在顫抖着，眼睛不住的迴避着我的眼睛；好像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似的。這樣，他別我而去了。過了一歇兒之後，我也出去，訪泰爾福去了。

仍舊以學生的不多麻煩，我也不問誰，一直走進他的房內了。最初的房內沒有人。我叫着泰爾福的名字也沒有回答；走轉來的時候，隔壁的房門打開，我的朋友出現了。他用古怪的目光看着我，默然握手。我因要把從蒲寧處所聽得來的話盡行告訴他而來的，因之我雖然立刻覺到在不妙的時候來了，可是仍舊談了些別的話以後，終於把關於美羽柴的白布林的意思告訴他了。這個新鮮的通知，似乎沒有使他很驚訝。他靜靜地對着棹子坐下來，把眼睛一絲不動注視着我，而且現出一種表情，一種——那麼你要說什麼呢？好，把你的意見說給我聽罷！——這樣說着似的表情了。我更加注意的望着他的面上。於是，我看見那是熱心的，略帶着諷刺的而且稍微還有些傲慢的神氣的。但是那却並不能妨礙我所要提出的思想。那恰是反對的。“你爲什麼做着那樣臉色呢。”我想。“我不會對你客氣的吓；”於是，我開口說了，我說單純地委身於一時的感情的危險，我說尊敬他人的自由和他們的私的生活是各人的義務——便

是，給他以有用而適當的忠告了。我因為要使自己能夠好好的說，在房間內踱來踱去的走着。泰爾福並不妨礙我，仍坐在他的位置上，只用那隻支在頰上的手指在敲着臉頰。

“我很知道。”我說。——（我為什麼這樣說呢，那連我自己還不大明白——恐怕是羨望吧。總之決不是忠於道德之故。）“我很知道這件事決不是說玩的事。我知道你的愛美羽柴而美羽柴愛你的這件事——在你決不是因了一時的高興的。但是，你請想一想看……（這時我又交叉起手腕了。）你請想像假使滿足了你的情熱——跟牠有什麼發生呢？你不至於會同她結婚的罷。而且同時你竟破壞了一個優秀而正直的人，即她的恩人的幸福了。加之……有誰不知道呢……（這時在我的臉上同時現出洞察和悲哀了。）……也是破壞她自身的幸福哩……”

然後又說了些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我的演說繼續了十五分鐘之久。泰爾福仍是沈默。

着。我對於他的這個沈默有些莫明其妙起來了。我時時看了看他的面孔。那並不是因為要看我的話所給他的印象而使我自己滿足，可說是因為要追究他為什麼也不抗議也不同意像啞吧似的儘管沈默着的理由。我終究覺得他的臉上的確起了一種變化。那是現出不安與動搖的，苦痛的動搖的象徵。——可是，不可思議的，是最初看見泰爾福時使我驚奇的那熱心的，靜寂的，笑着似的什麼東西，竟仍留在他那憂鬱的，煩惱的面臉之上！我正在不能決定該不該慶祝自己的說教的成功與否的時候，泰爾福突然立了起來，握住我的雙手急促的說，「謝謝你，謝謝你！你所說的話當然都是正當的。——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也許可以這樣說吧……你那麼重視着的你的白布林究竟是什麼呢？是正直的蠢才哩——不是這以上的東西。對的！原形就是那個了！他的所謂共和主義，不過僅僅的是他無論到那里都不能好好的弄下去的意味罷了。

「哦，這就是你的意見嗎？是蠢才，不能好好的弄下

去！——可是老兄。”我不覺熱中起來繼續着說。“可是，親愛的烏拉其米爾·尼可拉伊奇，在現在的世間，無論到那里都不能好好的弄下去，這就是那個人有優秀的，高尚的情性的證據哩！無價值的人——惡劣的人——是無論到那里，隨便做什麼事都能巧妙地混下去的。你說白布林是正直的蠢才，那麼，你反以為不正直的小聰明是好的嗎？”

“你把我所說的話非常曲解了。”泰爾福叫道。“我不過只要把我對於他的理解說明罷了。你以為他是那樣少有而特殊的人嗎？一點兒也不是那樣的！我曾碰到過好幾個像他那樣的人了。像大不了的樣子，有有擺起面孔很很地沈默着的人……啊啊！你們說他知道許多事哩！……是什麼也沒有，他的頭腦內只有一個想頭：就是不損自己的威嚴。——僅僅的只有這個罷了！”

“即使除了那個以外沒有別的什麼，那也仍該尊敬的事啦。”我略帶張慌地忙插口說。“可是你為什麼能夠那樣研究他呢？你是不知道他的吧？或者你是……以美

羽柴所告訴你的話而這樣說的嗎？”

泰爾福搖着肩頭。“美羽柴同我……有別的話可以談哩。我說給你聽罷。”他更補說，而把身體不住地戰顫着。“說給你聽罷：假使白布林是那麼高尚的性質，爲什麼他不明白美羽柴作他的妻子是不適當的呢？那是下面兩者之中的一個：他也許明白自己對她所作的事是以感恩的名義而做的一種近於凌辱的事……假使是知道的，他的正直在那里呢？也許還不知道的……那麼他不是被稱爲蠢才是再好也沒有了嗎？”

我正想回答他，但是泰爾福又握我的兩手，以急促的調子按下去說。“當然……我承認你是正當的，比我千倍的正當。……你是我的忠實的朋友哩……可是請你現在任我去，不要管我罷。”

我躊躇了。“任你去，不要管你嗎？”

“哦，我對於你現在所說的話，須要仔細的考慮一下。……我並不疑心，你是正當的。……但是，現在請你暫時讓我來任意想一想。”

“你非常的興奮着……”我這樣說了一半。

“興奮着嗎？我？”泰爾福發笑了。但是立刻又擺起正經的面孔說。“對了，當然我是興奮着的。怎能不興奮呢？你自己不是也說過，這不是說着玩的事情呢。不錯，我非考慮一下不可……獨自個。”他仍握着我的兩手。“再會，老兄！再會了。”

“再會”我連疊的說。“再會！”將要走出門口的時候，我又向泰爾福看了最後一眼。他似乎是像很快活。快活什麼事呢？是因爲我像真實的友人，像忠實的同伴，指摘出他差不多要踏進的道路的危險罷。或者是因爲我回去了嗎？完全相反的種種思想，直至傍晚——傍晚當我跨進蒲寧和白布林所租寓的房子的門限的那一瞬間，不住地在我的頭腦之中漂蕩着在。我非老實的直招不可，泰爾福所說的事情之中，有些東西深深地侵入我的心魂之底了……而在我的耳朵之中響着。……實際白布林會不明白的嗎——她做他的妻是不適宜的，那里會不明白呢？

可是這也許會有的。因為他是白布林哩，是富於自己犧牲的念頭的白布林——正直的蠢才哩！

蒲寧來訪問我的時候，他說昨天等我一天了。那也許有的，但是今天誰也沒有在等我是很明白的。我看見大家都在家裏。而且大家都驚訝着我的訪問。白布林和蒲寧都身子不好。蒲寧說頭痛，躺在長椅子上，用溼的手巾包縛着頭，胡瓜片貼在顛顛上。白布林患着肝臟病。全臉發黃，幾幾乎近於薄墨色的黑圈現於眼的周圍，臉上起着皺紋，兩頰也沒有剃過——全不像是個新郎的樣子！我想向他們告辭——但是他們不給我回去，還給我沖茶出來了。那夜我覺得是不大愉快的。美羽柴並沒有覺得什麼地方不好過，而且不像平時那麼腴默，但是她不高興，明明有點動氣的樣子。——她終於忍不住了，於是，她遞茶杯給我的時候匆忙的向我低語說：“你儘管可以說你喜歡說的話，你盡量的試試看。給你有什麼事能做得出呢。”我喫驚的看着她，而且也找了好的機會，也用低聲問她說：“你所說的話是什麼意味？”“不懂

嗎？”她答。把她那雙黑的眼球很焦躁似的在鬚促着的眉毛下面閃動，一瞬間注視在我的面上，然後即刻又旋到傍邊去。“那是，我把今天你所說的話都聽見了。我是不向你稱謝的，並且就是事情不會如你所想的意味哩。”“你也在了那里的罷。”我無意識的這樣說。……但是這時候好像是惹了白布林的注意，他狠狠的向我們這邊看了一眼。美羽柴退開我的傍邊了。

過了十五分鐘之後，她又走近我這邊來了。她像喜歡故意向我說大胆而危險的話的樣子，而且在她的保護者的面前，在他的眼睛的看守之下，並且，用心着不要惹起他的疑心而說話。誰都曉得走絕壁的邊緣，走危險的極端是女人最喜歡的娛樂哩。“是的，我來那里的。”美羽柴微顫着鼻翼兩唇起了痙攣之外，面色也不變，低聲地說。“是那樣的。可是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如果問我向你在說着什麼隱約的話，我都對他說了罷。有什麼要緊呢？”

“請你當心些，”我這樣吩咐她。“實際上他們是在

注意着哩。”

“有一個時候我都對他說了罷。可是，你要我對誰當心？一個是像病了的鴨子似的縮成一團睡着，什麼都不會聽見的，另外一個是沈入哲學的裏面了哩。沒有什麼可怕的！”美羽柴的聲音略提高了些，而一種惡性的暗紅色漸漸地潮上她的兩頰了。並且這個色彩於她竟非常的相襯。她是從來沒有這樣美豔的。揩淨檯子，經理着茶杯和器皿，她在房子中不住的走來走去。她這輕鬆的，任意的步調，像含着挑戰的什麼東西。“你可以任你的喜歡的意思批評我。”她好像在這樣說着似的。”可是我任我的意思做去，一點兒也不怕你。”

我不能匿瞞，這天夜裏我很感着她的蠱惑了。“對了。”我默想。“這位姑娘是有些脾氣的哩。——是新的型式哩。這位姑娘是——了不得呀！她會酷責人，的確是這樣……可是那有什麼？有什麼要緊！”

“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她突然叫起來了。“共和國就是誰都能夠照自己的喜歡做去的帝國嗎？”

“共和國不是帝國。”白布林抬起頭來皺着額這樣答。“那是把一切的人類立於律法和正義之上的……社會的一個形式。”

“那麼美羽柴緊追着說。“在共和國裏是誰都不能壓迫他人的罷？”

“不能的。”

“無論誰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的吧？”

“完全自由的。”

“原來如此。能懂得這些儘夠了。”

“爲什麼你要問這些話呢？”

“噢，我是，——我要從你口中聽到那句話。”

“我們的小姐要研究學問吓。”蒲寧在椅子上這樣說。

我一走出遊廊，美羽柴便跟着出來了。當然不是送客，是爲她那惡脾氣的緣故。“你真的能那樣愛着那個人嗎？”我在門口的地方問她了。

“我愛他也好，不愛他也好，那是我的事哩。”她答

“任他怎麼樣好了。”

“關於你所要做的事請你當心一點罷。請你不要弄火玩了。——會火傷的吓。”

“與其凍傷不如火傷的好。你也以你的忠告……到底你爲什麼能說他不同我結婚呢？爲什麼你能知道我那麼很想結婚呢？萬一我的身體破滅了——那於你又有什麼關係呢？”

她在我的後面把門‘呯’的一聲關攏來了。

我記得我在歸家途中持着一種喜悅想着如下的事——友人的泰爾福爲了他的‘新的型式’的女人會多少把手燒傷吧，他爲了要得他的幸福，的確不可不償出什麼東西吧！

但是他是幸福的罷：可惜對於這一層我却不能起疑心。過了三天，我坐在自己的房間裏的讀書桌之前，而且與其說是用功，可說是在注意着時間的推移的營些。這時，我聽見微微的聲響，抬起頭來，而且發怔了。在我的面前，儼然，粉筆似的蒼白，做着可怕的臉，立着

一個幽靈——是蒲寧哩。他半閉着的眼睛在開閉着而望着我。

那是現着無意味的恐怖，現着被脅嚇了的兔子的恐怖的。他的手腕像木杖似的垂在兩脇之下。

“尼昆達·瓦威利奇！怎麼了吓？你怎麼樣子到這里來的？誰也沒有看見你嗎？有什麼事發生了嗎？請你告訴我。”

“她逃走了。”蒲寧以嘶嘎了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你說什麼？”

“她逃走了。”他又重述了一遍。

“誰呀？”

“美羽柴呀！她在夜裏走了；留下一封信。”

“留了信？”

“是的。‘我很感謝你。’她寫。‘但是我想再不回來了。請你不要找我。’我們把家裏跑遍了。叫廚房的女人來問過，可是她也什麼都不知道。我不能高聲說話。請

你忍恕。我的聲音發不出來了。”

“你說美羽柴·葩羅夫娜從你們那裏走了嗎？”我說。“那裏會有這種事呢。但是白布林君很失望罷。他打算怎樣辦呢？”

“他不打算怎麼樣。我要跑到總督署裏去，但是被他止住了。我要去報告警察，可是也被他止住了。並且還非常發怒。‘她是自由的，我不願束縛她。’他說。他甚至也仍去辦公去了。但是完全不像個活的人的樣子。他是說不出來的很愛她的。……呀，呀，我們兩個人都愛着她的哩。”

這時蒲寧纔顯示他決不是一個木偶，他也是活着的人哩。他把兩個手掌高高的舉起來，落在象牙的樣子發光的頭顱之上了。

“不知恩的奴才！”他呻吟了。“給你飲食的是誰呀？給你衣裳穿，把你養育長大的是誰呀？替你擔心，如果是爲你，不顧惜全生涯，不顧惜靈魂的全部的是誰呀？——而你竟把那些完全忘掉了！擯棄了我並沒有

什麼大不了，可是對於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拍拉門…

…

我要他坐下來休息一歇。

他把頭搖了。“不，我不坐。我所以到你這裏來的是……我到底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我像頭腦昏亂的人的樣子了。一個人在家裏覺得可怕。我把自己怎樣處置好呢？我站在房子當中，我閉上眼睛叫起來。看‘美羽柴·美羽莎秋喀’人的發狂大概是這個樣子的吧。可是，我爲什麼說這些無聊的話呢？對了，我想起來了，我爲什麼理由到你這裏來我曉得了。哪，有一次你會把那首呢牠還不夠的詩讀給我聽過罷……你記得吧，那首有年老的丈夫的話的……爲什麼你做了那樣的事呢？你在那時候，已經曉得什麼的嗎？——覺察了什麼的嗎？”蒲寧深深地看着我。“皮奧托爾·佩托羅威奇！”他突然叫我，並且身體不住地慄抖起來了。“你大概曉得她到那裏去了的吧。懇切的朋友，請你告訴我她到誰那裏去了！”

我躊躇了，於是不得不低垂了眼睛。

“大概她那封信裏有寫着什麼罷。”我開口說。

“她說她愛上了別的什麼人了，所以去了！哪，懇切的朋友，你的確是曉得她在什麼地方的罷？請你救她。我們到她那裏去罷。我們追她去罷。請你想一想看，爲了怎樣人，她要陷於破滅了呢？”

蒲寧像注了朱砂似的緋紅了。血液像湧上他的頭上了，他發出笨重的聲音把膝蓋跪在地板上面。“請你救我們，哪，我們到他那裏去罷。”

侍僕現於門口，吃驚的立在那裏。

我使蒲寧立起來，我向他說即使我已經推察了什麼事，可是也不能任一時的衝動，那個樣子去做的，尤其是兩人一同行動是不大好的——那不過只能累我們白辛苦一場罷了——我打算盡我的力所能及去試一試看，但是決不能怎樣負着責任說的；把這些話使他了解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哩。蒲寧並不反抗我的話。可是也沒有聽我說話。他時時以破啞的聲音；“請你救她。請你救

她和拍拉門·色米若尼奇'這樣重疊的在說着罷了。他終於哭起來了。“至少請你告訴我一聲。”他說。“那個人美貌嗎?是年輕的人嗎?”

“是的,是年輕的人。”我答。

“是年輕的人。”蒲寧在兩頰上塗着眼淚這樣重疊的說。“而她也年輕……萬事因此而來臨!”

他把最後兩句踏着韻。但是,那是偶然的,可憐的蒲寧決不是因詩作時候似的情緒。我祇要能夠再能聽到他的朗誦底雄辯,或者幾乎不發出聲響的笑聲,大抵的東西都所不顧惜的罷。但是可悲呀!他的雄辯永久消滅了,而那時以來我再也不會聽他的笑聲了。

我同他約好,我如果能夠發見了什麼事,立刻去報知他吧。但是,泰爾福的名字却不說出來。蒲寧突然把他的頭完全低下去了。“嚶,嚶,先生,謝謝你。”他裝出很可憐的樣子,用他從來沒有用過的‘先生’兩字說話了。“不過請你留心……先生,對拍拉門·色米若尼奇請你仍舊不要對他說,——否則,他會發怒的。因為

他是禁止這件事的。再會，先生。”

蒲寧立起來背朝了我的時候，我實在使自己驚愕的覺得他是可憐的，懦弱的人。他像用兩腳跳着似的，每走一步彎曲着身體，走去了。

“這事有點不妙，他也完了。確是如此的。”我想。

我雖然同蒲寧約了替他去探查美羽柴的行踪，可是以後當我去訪問泰爾福的寓所時，我一點兒也沒有預料到自己會探查得出什麼事情來的。因為我想泰爾福不至於會在家，即使在家裏也會回絕我不同我會面吧。但是我曉得我的想像錯了。泰爾福在家裏。他迎着我，而我把我所要知道的事都發見了。可是不能由牠得到一點兒東西。當我跨進他的寓所的門限時，泰爾福以急捷的步調，以決然的態度迎了出來。而他的眼睛燃輝着，他的顏面比平時格外美麗，發着光。他明瞭地，簡潔地說了：“請你聽罷，皮託雅。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要說什麼話我大概都知道的。可是我預先警告你，你的言語

如果有一句涉及關於她的，關於她的行動，或者照你的意見說，即是關於由常識而指示給我的道路說什麼話，我們就不是朋友了，不是知己了，那麼我除了請求你請你把我當做無關係的別人看待之外沒有辦法了呀。”

我望着泰爾福，他像緊張的弓弦似的全身內心震慄着在。他的全身響鳴着在。他不能逐退澎湃而來的青春和熱情的高潮。猛烈的，恍惚然的幸福襲進他的心魂之中，把他完全捉住了——而他也把牠捉住了在。

“那是你最後的決心嗎？”我憂鬱地問。

“是的，老兄，皮托雅，這是最後的決心哩。”

“那麼我也除了說再會之外沒有法子了。”

泰爾福微微垂下眼臉。……他那時候是過於幸福了的。

“再會皮托雅。”他略帶鼻聲說，顯現出無邪的微笑和潔白的齒列的華麗的閃光。

我應該怎樣呢？我把他交給他的‘幸福’了。當我背後的門閉了的時候，房間對面那邊的門也同樣的‘砰’

的一聲關攏了。——我聽見了那個聲響。

我第二天去訪問我的不幸的友人是持着沉重的心
的。我暗暗的冀望着他們不要在家——人類的脆弱一
竟如此的——而我的所想竟又錯了。兩人都在家。過去
的三天內他們中間所發生的變化誰都一定會驚駭的。
蒲寧像亡靈似的蒼白，並且好像發腫了。他的喜歡說話
的地方完全消滅無遺了。他僅用嘴尖，微弱地，可是仍
用嘶啞的聲音說話。並且戚戚地幾乎像失神了似的。白
布林恰又相反，他像向自己心中鬱悶進去了似的，比平
時更加黝黑了。幾乎完全沈默着，少有發出一兩句斷絕
不連貫的聲音罷了。石塊一般冷嚴的表情像凍在他的
面孔上似的。

我覺得不能儘管只是不開口。可是有什麼話可說
呢？我只能對蒲寧這樣細語了。“我什麼事都不曾發見。
而我對你的忠告是請你拋棄一切的希望。”蒲寧把他發
腫的，紅而小的眼睛——殘留於他的面上的唯一的紅
色的東西——向我不經意的看了一眼，細語着什麼莫

明其妙的話，然後跼踖地離開我了。白布林好像已經推察了我對蒲寧說的是什麼事了。於是把他像用膠封起來一般緊緊地結着的兩脣張開，以沉重的聲音說。“老兄，當你前次來訪之後，我們發生了一件不很愉快的事情。我們的年青的友人美羽柴·葩羅夫娜·威諾哥拉多夫以爲再同我們一處生活是不大好的，所以決心離開我們而去了。於是，她把這個意思寫給我們了。我想我們沒有禁止她那樣做的權利，所以我們任她去實行她以爲最好的行動。我們祈望她有幸福，並且相信她會如此的。”他苦悶地接着說。“而我現在特別的請求你：關於這個問題，再不要說什麼。因爲嚶嚶嚶嚶的說起來也是沒有用處反要感着痛苦。”

“那麼這位先生同泰爾福一般，也禁止我談論關於美羽柴的事情的嗎？”我想。而內心却不得不引以爲奇。他也許真的對於色諾奧置了很高的價值罷。我想問他關於這位聖人引兩三個的事實。可是，我的舌頭不能動，而且反是這樣的好。

過了一歇我要去做別的事去了。臨別時蒲寧與白布林卻不曾說‘那麼再請……’兩個人都齊聲說：‘走好……’

蒲寧把以前我借給他的‘電報’中的一卷也還我了。那是十分表示‘那種東西於我再也沒有用處了’的意味的。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我作了奇妙的邂逅。早春唐突地降臨了。白天裏的暑熱升至攝氏的十八度。一切的萬物盡變成綠色，膨發的嫩芽，從潮溼的大地中活潑地伸長出來。我從馬匹教練所借來一匹馬，向伏羅威若夫小丘的方向，去郊外乘騎了。在路上我碰到了一輛由一對活潑是小駒拖着跑的小馬車：那對小駒跑得泥塵飛散到牠的耳邊，縛起尾巴，鬣和額毛上結着紅的絛子。裝具像遊獵者所用的樣子，裝了鋼的圓板和裝飾的索子。駁馬的像是個很敏捷的青年，他的裝扮，是青的沒有袖子的寬衣，黃色條子的絹襯衫，用圍插着孔雀羽毛的低扁的氈帽子。他的傍邊坐着一位穿印花絹的短衫，頭上

卷着大的青色手帕，像手藝人或商人階級的姑娘——而且她好像極快樂似地笑瞞着。駁者也是歡笑着在。我讓於路傍了，但是對於這矢一般飛過去的快活的一對年青人，我也並不特別注意他們，可是，這時年輕的駁者突然向他的馬叫喚起來了。……啊，那是泰爾福的聲音呀！我掉轉來了。……是的，那是他哩。不錯，是他裝着農夫的衣服的，而坐在他傍邊正不是美羽柴嗎。

但是在那一剎那間他們的小駒把脚步加快跑去，瞬刻之間就看不見了。我催快我的馬想追上他們。但是牠是練習所的老牝馬，每走一步搖擺一下，比平常馬的普通快率都趕不上呢。

“好，任情地請你們快樂去罷，我的親愛的朋友呀！”我在牙齒中這樣細語。

在此我非聲明一聲不可，以後一個星期內我曾去訪問過三次泰爾福的房子，可是，不能會見他；他總是不在家的。白布林與蒲寧也都沒有會面。——我沒有去訪問他們。

那幾天是極溫暖的天氣，可是風很大。我傷了風回家去了。我幾乎陷於危篤了，而恢復之後，經醫生的勸告同祖母到鄉下去靜養身體。我不再回莫斯科，那年秋天就移進彼得堡的大學了。

三

——千八百四十九年——

不是七年，這次足足過了十二年，而我也三十一歲了。祖母老早去世了。我在內務部裏任職，住居在彼得堡。泰爾福我已經沒有看見了。他進了軍隊，幾乎盡在鄉下。這其間我們也曾會過兩次，對於這老朋友的再會我們都很快樂。我們的談話都從不觸到我們過去的事情上去。最後會面的那一次，他確已有妻子了。

一個熱悶的夏期的一天，我一邊咒咀着使我陷于彼得堡的官署裏的公務，以及市裏的暑熱，惡臭，塵埃，我在哥爾霍街無目的地閑踱着。一個葬喪遮了我的去路了。那是一輛寂寞的馬車，不，正確的說是一輛已經

差不多破壞了的柩車，上面載着一櫃半遮着破碎不堪的黑布，的可憐的木櫃，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激烈的搖蕩着走。一個白髮的老人跟在柩車後面走着。

我望了他。——我覺得這個面臉有點面熟。他也把眼睛旋向我。——呀，慈悲的上帝喲！他是白布林哩。

我脫下帽子，走到他的地方，告訴他自己的名字，而跟他的傍邊走了。

“是誰的葬喪？”我問。

“是尼昆達·瓦威利奇·蒲寧的。”他答

我早就預先覺到他會說出這個名字的，我是知道了的，可是我總覺得心疼了，感著悵鬱的情緒。但是却又自喜偶然對於舊友得能致以最後的尊敬的机会。…

…

“我也一同去不要緊嗎？拍拉門·色米若尼奇？”

“請你來罷。送葬的只有我一個人。你如果能來就有兩個人了。”

我們繼續走了一個鐘頭以上。我的伴侶不抬起眼

睛，也不開口，儘管向前走着。比前次我們會面以來老得許多了。刻着深深的皺紋的銅色的顏面，對於白髮覺得格外顯然相映。同勞動和苦惱的不絕的苦鬥能在白蒲林的身軀到處找得出來。缺乏與貧苦在他的身體周圍作着慘酷的破壞。當一切了結了的時候，當蒲寧在濕潤的斯麻希尼斯基的墓地，毫無可疑的在潤濕的土中永久不見了的時候，白布林在新堆起來的土饅頭之前，垂下頭立了兩三分鐘之後，簡單地稱了謝意，就想那麼走去了，可是我却把留住了。

“你住在什麼地方，拍拉門·色米若奇尼？我想去拜訪你。我想不到你會在彼得堡的。我們一同回憶我們的過去，我想談些我們已失了的朋友的事情。”

白布林不即刻回答我。

“我到彼得堡來是兩年前了。”

他終於說。“我住在極邊僻的陋巷。但是你如果真的要來的，請你來罷。”他把他住所教我了。“謂你夜裏來罷。因為夜裏我們……兩人無論那天都在家的。”

“兩人都？”

“我已經結婚了。妻現在身體不大好。今天沒有來也因為那個緣故。實際上，這空虛的形式，參於這個儀式只有一人很夠了。雖然誰都擺起相信這個的價值似的面孔！”

我對於白布林的這最後的話略覺驚訝了。但是我什麼話都不說，叫了一輛馬車要送白布林回家去。可是，他推辭了。

那天傍晚我訪他去了。一路上我想着蒲寧的事。我回想起來了。最初我同他碰到的時候的事，那時分他是怎樣的立刻歡天喜地高興起來，而在莫斯科的時候——尤其是于我最後會面的時候——他又怎樣的消沉！現在他已經對於人生償清最後的帳目了。——思想起來，人生是怎樣認真的，沒有趣味的東西呀！白布林住在威拔爾哥斯基區，能使我們想起莫斯科的窩的那麼小的房子裏。那可說比莫斯科的更要窄小可憐的。我走

進他的房間的時候，他把兩手放在膝上坐在房角的椅子裏。幾乎燃盡了的一枝獸脂的臘燭照着他低垂着的灰白的頭上。他聽見我的腳音驚立起來了。而比我的預料以上，溫暖的迎着我。過了兩三分鐘，他的妻走進來了。我即刻認得她就是美羽柴——于是那時我纔明白白布林所以邀我來的理由了。他要給我曉得自己所求的東西終於弄到手了。

美羽柴非常的——面貌，聲音，以及態度都——改變了。但是，她的眼睛是尤其變得利害的。從前那是像有生動的東西的樣子跳躍着的。那惡諷的美豔的眼睛是閃閃然，華麗地輝閃着。她的眸子是像針尖似的銳利着。……現在呢，却將對手一直的，靜靜地，確實地眺望。烏黑瞳神失却明朗的光輝了。‘我是屈服了，我是馴從了，我是成爲善良了。’她柔和的，懶懶的眸子像在這樣說着似的。她的永不消滅的謙遜的微笑，也在說着同樣的言語。而她的衣服也在表現出她的屈伏。那是染着小小的斑點的鶯色的東西。她走到我這邊來，問我認得

她否。她明明一點也沒有覺得不好意思，那不是因了她沒有羞恥之心，或過去的記憶的緣故，不過因為她沒有了一切偏淺的自意識的緣故。

美羽柴用靜靜的聲音說了許多關於蒲寧的事情。她的聲音也失却她的光彩了。我知道了蒲寧後來非常的衰弱，說沒有可頑的玩具而覺得寂寞的那麼完全像個小孩子的樣子了。他們勸他用無用東西做些玩具來賣也好吧……但是他却把那些東西拿來自己玩着了。他對於詩歌的熱情可是決不消失，而對於別的一切他雖然喪失了他的記憶，只有對於詩歌却仍舊殘留着。在去世的二三日前他還誦了羅希亞特的一節。但是對於普希金他是怕着的，像小孩子的怕着鬼怪一般。他對於白布林的傾佩也沒有減却。他對於他同從前一樣一點沒有改變仍是崇拜者。而在臨終時被惡寒和黑暗所包繞着的最後的瞬間，他甚至還用硬堅了的舌頭，在口中模糊地叫着‘恩人呀！’我又聽美羽柴說——從那次莫斯科的插話以後，不久運命使白布林再在俄羅斯境

內做一個私人的傭人從這裏到那裏東轉西轉不住的漂流，而於彼得堡他也被一個商會所雇用了的。可是那又因為與傭主間有一種意見不合（白布林敢做工人們的幫手的。）兩三天前又不得已離去了。美羽柴跟着這段話不斷地浮着的同樣的微笑，使我沉於悲哀的思想了。那是確定她的丈夫的態度所給我的印象的。他們兩人爲了糊口的緣故在辛辛苦苦的工作着——那是無可疑的餘地了。他不加入我們的談話。他不是感着悲哀，可說是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有什麼事情使他苦惱罷。

“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來一下。”廚子突然出現于門口說。

“什麼？有什麼事呀？”他驚訝的問。

“請你來一下。”廚子固執地帶有意義的樣子說。白布林鈕了上衣的釦子出去了。

我同美羽柴只兩個人留着的時候，她略變了眸子看我，並且也以不同的聲音，但是不浮笑的說：“皮奧托

爾·佩托羅威奇，我不知道你現在對我怎樣想着。可是我從前是怎樣的，想你是一定記得的罷……我是自信家，是洒落的人……而且不是一個善良的人。我想爲了自己的快樂生活下去。但是我現在想請你聽我說幾句話。——我被擯棄了，像失神了似的，只等上帝收受我，或給我能由自己來同這世間作別的勇氣的時候，我又像在伏羅尼圖的樣子，碰到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了。他並不說一句會惹我傷心的或責備的話。他也不向我追問什麼——我是不值得如此的。但是他愛我了……於是我做他的妻。我把自己，怎麼樣處置好呢？可是，總之我所感謝的是過分的恩典。我要請你聽的就是如此。”

她停住了口，暫時旋向那邊去了。同樣的謙遜的微笑又浮上她的唇上了。“這世間於我是不是快樂，現在也無從多問。”我那時候在她的那微笑裏覺得認識了這樣的意味。

談話又移到普通的題目上去了。美羽柴說蒲寧有

一匹非常愛惜的貓，當他死了以後在天井上不肯下來，每天像叫着什麼人似的不住地悲啼，隣舍的人們都很怕，說蒲寧的靈魂移在他的身上作祟了。

“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好像有什麼担心的事。”我終於這樣問。

“噢，你，覺得了嗎？”——美羽柴嘆息了。“他不得不担着心事的。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仍舊守着那從來的主義是不用說的吧。……現在的情形不很有望的。（美羽柴比從前在莫斯科的時候的說話完全不同了。她的句語帶着書本的氣味了。）不曉得可不可以對你說——不曉得你怎樣……”

“爲什麼你以爲不能對我說呢？”

“可是你，是在政府裏辦事的——你是官吏呢。”

“那麼，那又有什麼呢？”

“所以你，對於政府是忠實的。”

我被美羽柴的天真爛漫暗暗地喫驚了。“對於連我這個人的存在都不知道的政府的我的意見，我在此也

不冗長地說什麼。”我說。“請你可以放心。我不會把你的信用惡用的。我是……在你的想像以上，是同情于你的丈夫的思想的。

美羽柴把頭搖着。

“噯，那也是的罷。”她躊躇着開始說了。“可是，那是這個樣子的。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思想不久也許會成爲實行出現了。那是再也不能隱于惡勢力之下了。不能拋棄的同志們……”

美羽柴好像咬了舌尖似的突然不說了。她最後的話使我驚愕，而且狼狽了。大概我的面上現出了我的感觸，而被美羽柴注意到了罷。

像在先也說過的樣子，我們的這次會面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情。那是怎樣混亂的，困難的一年，在彼得堡有了怎樣事情發生，我想有許多的人還記得的罷。當被美羽柴的話所驚愕之前，我是看見白布林所做的事和全體的樣子有了特異之點而喫驚了的。他會有兩次對於政府的所爲，對於重要的大官僚們的事，以劇烈的嫌

忌憎惡，用辛辣的言語說了，使我喫驚的不能開口了。

“那麼？”他突然問我。“你把你的農奴們解放了嗎？”

我招認自己沒有辦法還沒有實行這件事。

“祖母已經不在了的罷？”

我不得不將事實答覆他。

“的確是，你們貴族的先生們是”白布林在牙齒裏低聲的說。“……用別人的手……來攪拌你們的火……你們是喜歡那樣做的。”

他的房裏的最注目的地方，掛着皮林斯基的著名的石版的肖像畫。檯子上放着一冊皮斯秋則夫編纂的‘北極星。’

很久之間白布林被廚子叫去沒有回來。美羽柴好幾次不能放心似的回顧着他走出去的門口。她終於忍不住了。她立起來，向我說明之後也從那個門口出去了。過了十五分鐘之後，她跟丈夫一同回來。照我想來，

那時兩個都是煩惱的樣子的。但是突然白布林的面孔想不到竟比前不同了，做着很苦痛的差不多近于狂暴的表情了。

“結局會成爲怎樣的結果嗎？”他突然完全不像他本來的樣子，寸寸斷斷像唏噓似的聲音說起來了。而凶暴的眼睛不安地在那裏彷徨着。“人們以爲事情會變成更美滿的，希望着將來能更自由地呼吸，所以繼續着苦痛的生活的。可是事實却進行得奇突——萬事都愈加變壞了！他們把我們推到壁角了。年輕的時候我是以忍耐把一切都忍住了。他們是……甚至要把我……毆打了……對了！”他把腳踵一轉，像拍伏我的身上似的說。“我是，直到這麼年紀，受了體刑了……是了。別的什麼都不說……可是，我們除了回到舊的時代之外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嗎？他們近日來對於年輕人的對待法是……對了，已經忍不住了。不能再忍了！是的……等着看呀！”

我從來沒有看過白布林的這樣態度。美羽柴面色

蒼白了。白布林突然咳嗽一下，坐在椅子之中了。我覺得自己在此地於他和美羽柴都不大方便，所以想決心回去。剛剛當我向兩人告辭的時候，通隣室的門突然開開來，現出人的面孔了。那不是廚子的面孔，那是一個青年的頭髮零亂，像很恐懼着的面孔。

“不好的事情發生了，白布林，不好的事！”他急捷地，吃吃地說。而看見我這面生的臉孔就立刻又消滅了。

白布林跟着青年跑出去了。我溫和地握了美羽柴的手，而且心中感着兇惡的豫兆退出了。

“明天請你再來。”她擔心地說。

“一定來的。”我答。

第二天早晨我還在床上的時候，侍僕送給我美羽柴的來信。

“親愛的皮奧托爾·佩托爾威奇！”她寫。“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今夜被警察所逮捕，送到監獄裏去了。

我想大概是監獄吧。我不能確知究竟。他們搜查我們的文件，把那些之中的許多東西封了印帶去了。書本和信扎也遭了同樣的遭遇。聽說此外被逮捕的人也不少哩。請你替我設想看，我是怎樣的焦急。幸得尼昆達·瓦威利奇沒有在世看見這個事還算好的，他在很適意的時候去世了。請你指導我到底怎樣才好呢。我自己的事却沒有什麼可愁——我不至於會餓死罷——可是一想到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就不能安靜了——假使你不以來訪問像我們這樣的人為可怕的，那麼請你來一趟罷。

你忠實的

美羽柴·白布林”

一個半鐘頭之後我在美羽柴的地方了。看見我的時候她伸出手來。她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她的滿面中漂着感謝的表情，她穿着同前一天一樣的衣裳。她一夜沒有躺下；或者躺下來沒有睡着的樣子到處可以看得出來。她的眼睛發紅，但是那是失眠的緣故，不是哭泣了的緣故。她沒有哭泣，她沒有哭泣的心情。她想去做什

麼事，她想同落於他們身上的禍事去苦鬥去。充滿着精力的，從前的美羽柴又抬起頭來了。她雖然憤慨得連氣都轉不過來了，可是沒有憤慨的空暇。怎樣去幫助白布林，要和緩他的壽命那底去求什麼人好，除了這些事之外，她什麼都沒有想到就去……去請願……去請求。——可是到那裏去呢？向那裏呢？請求什麼呢？——這些事就是她要我告訴她的事，她要同我商量的就是這些事。

我先忠告她——要她寬心靜靜地等着。現在只好等着，盡力去調查事情之外沒有事可做。並且現在事件剛纔發作，差不多還沒有什麼一定的處置，要作什麼決定的解決，實在是呆笨的，不合理的事情。即使我處在更好的地位，是把持着勢力的人，要希望什麼成功也是不合理底，況是低級官吏的我還能夠做得出什麼事體來嗎？就是她也絕對的沒有勢力的友人的。……

這些話要使她完全了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結果她却也能理解我的議論了。而且她還了

解我，曉得我說一切的努力的無効。也決不是出於利己的感情的。

“但是，哪，美羽柴·葩羅夫娜”當她終於頹然坐下椅子的時候（這時以前她好像立刻就要去替白布林去助力似的停立着）我說。“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爲什麼這樣年紀了還被捲進那樣事件裏去的？加入那種事的，我以爲只有昨天好像來警告你們的那些年輕的人們的；我確是這樣想哩。可是……”

“那些年輕的人們是我們的朋友！”美羽柴這樣叫道。而且她的眼睛像從前的樣子在那裏迴轉了。强有力的，不可抑壓的一種東西，好像從她的靈魂的奧底湧了上來似的。——於是我突然想起了泰爾福說起她的時候曾經用過的‘新的型式’的一語了。“事件如果是涉及政治的信念的時候，年齡是沒有什麼的！”美羽柴對於政治的信念幾個字特別用力的說。雖說浸于一切她的悲哀之中，可是在我的面前以這新鮮的，想不到的性質——有教養的已經成熟的婦人的，共和主義者的妻

的性質——把她自己顯示出來，好像不是不愉快的。——“老人之中也有比青年們更年輕的人”她接着說。“有更能犧牲自己的人。……但是現在這不是重要的一點。”

“美羽柴·葩羅夫娜”我說。“你的話有點誇張的地方。就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性質來想，我早就相信他是同情於一切的——誠實的衝動的。但是由另一方面來看，我平時却以為他是富於常識的人哩。……他是一定曉得在俄羅斯陰謀是決不能實行，是極笨的一件事情。以他的地位，以他的職業……”

“噫，當然”美羽柴以含着苦味的聲音說。“他是一個工人。而在俄羅斯關於陰謀的事，是只許貴族們去做的……譬如，十二月十四日的那件事的樣子……你所說的話是這樣意味吧？”

“那麼你現在又何必嘆苦呢？”差不多從我的嘴唇裏這樣說出了——但是我把自己抑住了。“你以為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的結果會激勵別的那種計謀的嗎？”我

高聲地說。

美羽柴把面孔皺皺起來了。“這種事同你說也沒有用處。”我在她垂着的面孔上能感到這樣意味。

“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嫌疑是非常重大的嗎？”我又這樣問她。美羽柴不答應。從天井上發出貓的很肚餓似的凶暴的悲啼聲。

美羽柴嚇了一驚。“唉，尼昆達·瓦威利奇好得沒有目睹這件事！”她差不多絕望地呻吟着說。“他沒有看見夜裏的時候，他，我們的恩人，——世界上恐怕最好的，最忠實的人，怎樣惡很很地被捉住手腕的。那高尚的人，於那樣年紀受了怎樣的待遇呀，受了怎樣無禮的詰問呀，受了怎樣的威嚇呀……是的，他們威嚇了……只因為他是工人所以威嚇了的！那年青的士官一定也是沒有主義，沒有心肝的奴才，我以前也曾碰到那樣傢伙的……”

美羽柴的聲音繼續不下了。她的全身像木葉似的慄抖着。

她很久抑制着的憤慨終於爆發了。過去的記憶被心魂的一般的騷動所煽動，現出表面上來，表示出那些記憶仍在她的心中活活地生動着的。……可是，於這一剎那間在我的心中深深地刻着的確信，是那‘新的型式’仍同從前一樣，依舊保持着熱情的，衝動的性質。不過把她的身心搬運去的衝動不是同那青春的時代一樣罷了。當我最初的來訪的時候，我當他是斷念，卑下，謙抑的東西，以及實際上這樣的那些東西，例如沒有了光的服從的眸子，冷淡的聲音，以及靜穩和單純，這些都是只關於過去的，已經無可挽回的事情的。

如今，現實強力地在她的心中惹起不平了。

我想安慰美羽柴，把我們的談話放在更實際的平面上去。有一件不能猶豫必需去做的事情。我們非確實地知道白布林在什麼地方不可。並且不可不替他和美羽柴想一個糊口的方法。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最必要並不是金錢而是找尋工作，這是誰都會知道的，比前者更要複雜的問題。

我在頭腦中充溢着種種的省察辭了美羽柴了。

不久我得知道白布林是在要塞。

審問開始了——延長下去了。我每星期去會幾次美羽柴。她同丈夫也作了幾次的會面。但是剛剛當這件悵鬱的事件決定了的時候，我不在彼得堡了。意料不到的事情不管好歹使我向南部俄羅斯出發了。我在旅途中知道白布林于審問的結果放免了。年青的人們以為他不像是個會受嫌疑的人物，屢次在他的家中集會，而他也曾出席過那些會議，這似乎就是他的罪狀的一切了。但是他依保安條例被摘流到西伯利亞的西部去。美羽柴也同行的。

“拍拉門·色米若尼奇不希望那樣的。”她寫信給我說。“據他的意思，他說人類不是為自己的主義僅僅的爲了他們的緣故而犧牲自己是不應該的。但是我告訴他這並不是什麼犧牲等等的問題。在莫斯科對他說做他的妻的時候，我在心中想——永久不可分離的了。所以我們直到我們的最後的一日非在一處生活下去不可

四

——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是後又經過十二年了。——自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一年之中是怎樣過去的，住在俄羅斯的人們是誰都知道，而且永久留在記憶裏的罷。我個人的生活也有了許多的變化，但是關於那些也沒有敘述的必要。新的興味，新的籌思前前後後跑進來了。……白布林夫婦也被推送到後面去，然後從我的心中全然消失了。可是我却仍同美羽柴繼續通信——但隔着非常長的間隔，有時一年以上沒有聽到她或她的丈夫的消息也曾有過的。我知道他在一八五五年後不久得到回俄羅斯的許可，但是他却決定的快活的却被運命拋在那裏，而在那裏建造家庭而且找到休息所和活動之地的那小小的西伯利亞的街市了。

而且，聽呀，而且看呀！一八六一年的五月將盡的

時候，我接到美羽柴的如下的一封來信了——

“我最尊敬的皮奧托·佩托羅威奇：當前函寄給你之後已經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你的近況如何，如果健在如故的話，不曉得你有沒有把我們忘却了。可是那且不要去管他。今天我却不能抑止我要寫信給你的感情。我們的一切都保持着舊態。拍拉門·色米若尼奇同我爲了我們的幾個學校盡日盡夜的忙着。那些都逐漸逐漸有進步了。此外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是讀書，通訊，或以持有舊信仰的人們，僧侶波蘭的摘流者做對象談着他平日的議論，差不多是歲無寧日的情形。他很健康——我也一樣。可是這是昨天的事了！那二月的布告文達到我們的手邊了！我們是很久之間冀望着牠的，在彼得堡有了怎樣的事情，那些消息是很早以前就傳到我們的耳鼓的。——但是我還不能記述那是怎麼事情——你是很知道我的丈夫的。他縱使遭遇了不幸的事也沒有一點改變，而反能成爲更强的，更精力的，是具有鐵一樣的意志的。可是看見布告文的時候他也不能抑制自

己了！他的手一面讀一面抖，然後他三次擁抱了我，做了三次的接吻，想說什麼話的——但是他不能說了！終於急烈的哭泣起來。我非常的喫驚。可是他突然叫道：‘阿拉！阿拉！上帝嘯請救皇帝！’這樣子的，皮奧托爾·佩托羅威奇，他是這樣子說的。他又繼續下去說了。‘上帝嘯！現在請遣發你的僕人！’……‘這是第一步哩，其餘的人非跟這個繼續下去不可。’然後他就那樣束裝，也不戴上帽子。爲要把這個偉大的消息去報告他的友人們跑出去了。那天是利害的嚴霜，甚至開始大風雪了。我阻止他，可是，他連聽都不聽的去了。回來的時候滿身上盡蒙着白雪，頭髮，鬍子，——他現在頰上留着鬍子了——以及眼淚都凍結了！但是他却元氣很好，非常愉快，吩咐我拔了自製的香賓酒的栓子，與一同回來的我們的朋友，爲了皇帝俄羅斯與自由的俄羅斯全國民的健康，痛飲起來了。他舉起酒盃，把眼睛注伏地面上說：‘尼昆達，你聽見嗎？俄羅斯已經沒有一個奴隸了嘯！請你在地下快樂，我的同志呀！’此外還說了很多的

話，關於他的‘期待成熟了’的事。他又說再沒有倒退的顧慮了，說這是一種的担保或約束等等。……我不能盡都記住，但是總之我很久沒有看見他那樣幸福的樣子了。所以我決心寫信給你。給你知道了我們在遠遠的西伯利亞的荒野裏怎樣的歡呼，怎樣的意氣昂然，請你也同我們一氣歡呼罷。”

這封信我是於三月的月盡接到的。五月的初旬，又接到美羽柴的極短的來信。那是通知我她的丈夫拍拉門·色米若尼奇於接到那布告文的那一天傷了風，成爲肺炎，在四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七歲去世了。她又在後面附帶的寫着她將繼續去做遺下給她的工作，那是拍拉門·色米若尼奇的最後的希望，同時也是她的唯一的律法。

最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美羽柴的什麼事了。

暴 勇 者

一

……我們八個人會集在一室內，談論着現代的事情和現代的人們。

“這些人我真不懂！”A君說。“他們實在是狂暴的人哩。……真的是瞎鬧的吓。……從前那個樣子的人是沒有的。”

“不，有過的。”P君插口說。他是年紀已經老大了，頭髮灰白，恐怕是生在這世紀的大概二十年代的人。

“狂暴的性格的人以前也曾有過的，不過，同今日的那些人們不同罷了。有些人批評那位詩人雅達可夫，說他雖有情熱(Enthusiasm)，卻不會施用，那是沒有目的的情熱；而我所說的人們也是同他一個樣子的。他們的狂暴也是無目的的。可是，假如各位高興聽的話，我把我的甥，不，甯說是堂兄弟的米希雅·泊爾替哀夫的事，說

給你們聽罷。也許可以做前時代的狂暴的例子。”——

我記得，他是於一八二八年，在他父親的家鄉裏出世的，這地方是草原的酣眠省分的酣眠角隅之一。米希雅的父亲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坡爾替哀夫，我現在還很記得。他純然是舊世界的地主，是敬畏上帝的認真的人，在當時也可算是受有相當教育的，實際上頭腦稍微有點異常，加之又患着癱瘓……這實在也是舊世界的紳士所常犯的病呵。……但是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的病是極其輕微的，大概是只止於睡眠和心情失調。他是個好心人，態度高尚，略具威儀。我常在心中描想米海兒·費鐸洛威契皇帝是同他相似的人物似的。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所送過的全生涯，是——正確地執行自古所定下來的典禮，對於神聖的正教底俄羅斯人之生活的一切習慣絲毫不違背的做去。關於起床，睡覺，用餐，入浴，喜，怒（實際上最後兩者是極其稀少的。）等事，甚至還喫煙和摸紙牌，（又有兩件是大的新

機軸的)不照着自己的嗜好,自己的做法,只是循着祖父的習慣和遺訓——加以適當的形式或像煞有介事的做去。他是高高的身材。體格也很堅實。聲音幽和而帶着嘶啞;像俄羅斯的有德操的人物所常有的樣子。他注意服裝,身體弄得很乾淨。在白的領結上加上青色的,長長的,沈重的上衣,可是他的高尚的血統却也能一目了然。誰都不會以為他是僧侶的兒子或商人的兒子的!無論什麼時候,當遭逢應該有的無論怎樣時候,應該會發生的無論怎樣事情,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是必定知道自己所該做的事,所該說的話,而且知道怎樣說法。他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非喫藥不可,非喫什麼藥不可。他知道怎樣前兆是應該相信,怎樣的是可以沒視的。……實際上,他是知道非做不可的一切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的事是都已經由古人所具備了的,所以人們只要當心着,自己不要再造出什麼新的花樣來便好了。尤其,沒有上帝的祝福簡直一步都不能走!但是下例的事實却非公佈不可——死一樣的倦怠常滿占着他的家中;

瀰漫着那天花板低矮的，溫暖的，黑暗的房間；而且那里真的常有禮拜會的歌聲和徹夜的祈禱的聲音，鐘聲和四旬祭的供品的香味差不多不斷地在這一帶飄蕩着！

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已經度過了最初的青春；娶了一個互鄰的，沒有財產的，受過寄宿舍學校教育的，非常神經質的多病的年青婦人。她的鋼琴彈得還好，說寄宿舍學校式的法蘭西語，容易衝動而成爲情熱，而且比較容易陷入憂鬱，甚至愛流眼淚。……她實在是不平衡的性格。她以爲自己的生涯被浪費了：不能看顧丈夫，而且丈夫‘當然’是不理解她；但是她却尊敬他的。……她忍耐他，並且因爲是完全誠實而完全冷酷的性格，所以她是連夢都沒有想到別的‘愛情’的。不僅這樣，她平時第一爲了她自身的實際上很纖弱的健康，其次爲了發作起來便會有像什麼迷信底的恐怖似的東西向他吹進他的丈夫的健康，最後是爲了她的獨生子米希雅的照拂而擔心着。對於這米希雅，她是由她自己以非常的熱心而養育的。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關於妻

的對米希雅的事不斷地照拂並不反對，但是他的教育是要在他的家中所定下來的不論什麼事都非在那範圍之內而行不可的不變的律法的境界，決不能超越的信條之下的。例如在耶穌降誕節，新年或聖華希理之夕，許可米希雅穿飾起來去加入傭人們的兒子的化裝遊行的，不，不僅許可他可以加入，甚至是義務底非加入不可。……但是，平時這樣的事上帝是禁止的！像這樣的律法，有好幾個。

二

我記得十三歲的時候的米希雅。他是很美麗的小孩子，他有薔薇色的小小的兩頰和柔軟的嘴唇，（實際上他的全身都是柔軟而且肥胖的。）還有很流動的大眼睛。頭髮是仔細地修飾過的，溫柔而有嬌態，活像個女孩兒的模樣！但是我却只有一點不喜歡他的地方：他發笑的時候很少；但是他笑的時候，把他的牙齒——像野獸的牙齒一般尖銳的大而白的牙齒——很古怪地露出來，把笑弄成爲奇突的：野蠻的：帶着差不多會

使我們連想起野獸一樣的聲響，眼睛也閃起不愉快的光了。他的母親常讚賞他，說他孝順，有禮貌，不同粗暴的男孩子們作伴，而加入女兒隊伴裏遊戲。“是母親得意的乳臭兒吓。”他的父親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這樣說他。——“但是那孩子無論什麼時候都很歡喜到上帝的宮殿裏去……我對於這一層是歡喜的盼望着的。”只有一個曾任職警察局長的近隣的老人，有一次在我的面前這樣說米希雅，“請你記住我的話：那孩子會成爲謀叛者的吓！”而且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我聽見這句話，非常驚駭。實際上，這老局長是到處發見謀叛者的。

直至十八歲那年，差不多同一日死了雙親以前，米希雅一向是那樣可爲表率青年。這其間我常住在莫斯科，所以關於這年輕的血族，我沒有聽到什麼。照實說，從他的鄉下出來的熟人也曾告訴我米希雅把祖上傳下來的房產以極少的金錢放棄了，但是這消息在我是以爲一定不會有的事！可是看呀！突然，在一個秋天的早晨，我家的內庭園裏跑進了一乘馬車。那是由兩匹

偉壯的駿馬拖着，馭台上坐着怪物樣的高大的馭者，車箱中坐着的，是斜戴着步兵的便帽，捲在有兩碼來長的海狸皮的領子的軍隊式的大衣內的人——而且 a'la diable m' emporte (我實在吃了一驚)那是米希雅啦！一看見了我(我站在會客室的窗邊，驚訝地望着這威勢嚇嚇的車子。)他同往昔一樣的唐突地笑了起來，意氣揚揚脫下了大衣，從馬車中跳下來，走進房間內來了。

“米希雅！米海爾·安德烈威契呀！”我開口說。…
“是你嗎？”

“請你叫我米希雅。”——他搶着我的話，說：“是的。是我。…我就是米希雅本人…我到莫斯科…看世界…也爲的把自己給他們看而來了。於是，今天這樣會你來了。怎麼樣，我的馬？請你看罷！”然後，他又笑了。

雖然我同米希雅七年沒有會面，一看我就認識了他。他的面孔同往日一點兒都沒有改變，還是那麼年青而美麗，甚至連口髭都沒有。不過兩頰在眼睛下面稍微膨肥了，嘴裏吐出一陣酒氣。

“到莫斯科來已經很久了嗎？”我問他。“我還以為你是在鄉下的家裏管理田地哩。”

“噫！鄉下的田地我立刻賣掉了！雙親一死——祝他們的靈魂安靜的長眠（米希雅鄭重地，一點都沒有戲謔的樣子，畫了十字。）立刻毫不猶豫地賣掉了……一，二，三！哈哈！賤賣了呀，媽的！上了滑頭鬼的當。可是那也不要管牠好了！總之，我是過着自己任意的生活，給別人也快活快活。但是你爲什麼這樣死盯着我呢？那麼你以爲我是應該在那鄉下靜靜地過陳舊的生活的嗎？……我親愛的人，你能請我喝一杯什麼嗎？”

米希雅以極快的口調喋喋地說。而且同時，好像剛纔漸漸地從瞌睡醒轉來的人似的。

“米希雅，我正經的對你說。”我像啜泣似的說。“你不怕上帝嗎？你這成什麼樣子呀？到底是什麼裝束呢？現在竟討起酒來喝了！把那樣上好的田地不值分文的賤賣了……”

“我是怕上帝的哩。而且決不忘記，”他插口說——

“但是你知道，上帝是善良的——上帝是……上帝是會饒恕我的！並且我也是善良的。……我從來沒有加害於誰。況且喝酒也是件好事。提起害人……那也，實在誰都沒有害過。舅舅，你喜歡我站直走路給你看看嗎？還是跳一跳舞給你看看呢？”

“喂，不要這樣了，請你！跳舞雖然也好，還是請你坐下來罷！”

“好，那麼快活地坐下來罷。……但是你對於我的騾，爲什麼不給我說一聲什麼話呢？請你且看牠們一看罷。是馬中的獅子呢！現在不過是暫時借用一下，不久一定把牠買來……馭者也一道。自己有馬是便宜得許多哩。並且我所有的錢，在昨天的佛朗（faro賭博之一種）裏統統花掉了。但是那是一點兒也不要緊的，明天便可以又弄得到的。舅舅……酒怎麼了呀？”

我還不能完全除去我的驚愕。“真的，米希雅，你以爲你自己還只有幾歲呀？你不應該只想到馬和紙牌……應該進大學，或是找一點事情來做做。”

米希雅又笑了。很久之間吹噓着口笛，然後開口說

“舅舅，你今天好像不大開心的樣子。那麼，我過兩天再來罷。但是，你今天夜裏請到蘇可兒尼契來罷。我在那里張了一個幔。吉卜希（註一）們會唱歌。……還有，實在有許多有趣的事哩。…幔上聳立起旒旗來，用大的字寫着‘泊爾替哀夫的吉卜希團’的字樣。旒旗像蛇一樣的逶迤，字是金字，所以誰都會被吸引而看牠的。是自由的宴會——不管誰，要來的都可以來。……我要在莫斯科揚起惡名來……爲了我的光榮呀！怎麼樣？你能來嗎？對了，還有一個女孩子……是蛇一樣的女人哩！像你的鞭子那麼黑，像狗那麼輕賤，說起她的眼睛來呢，……是活像煤炭一樣吓！她所做^了的事，誰都不會懂得的——不曉得是親吻呢還是咬人！你來嗎，舅舅？……那麼，再會了，下次再來拜訪！”

於是突然擁抱了我，響着高的聲音在我的肩頭接吻了後，米希雅立刻跳到庭園，跳進車箱中去，把帽子

搖了一搖戴在頭上，同時發出威勢很好的聲音。怪物一般地向着他狠狠地溜了一眼，兩匹鉄青色的馬驟時走動，一切就消滅不見了。

第二天，我——像罪人似的——到蘇可爾尼契去，真的看見了有旄旗和大字的幔子。幔子的幕布都捲起來，從那里能聽見笛，鼓，銅鑼和叫喚的聲音。那裏的周圍聚集着人衆。展在地面上的絨毯上坐着男女的吉卜希們，在唱歌，打鼓。在他們當中，米希雅披着紅絹襯衫，穿了天鵝絨的襯袴，拿着吉他（註二）在跳着變調的華爾茲舞（註三）“紳士諸君！我所尊敬的朋友們！請你們一直進來！現在演奏剛剛開始。參觀是免費的吓！”他以高的喀喀的聲音叫喚着。“喂！香檳酒呀！拔了塞子罷！拍的拔了罷！讓塞子飛到天花板上去罷！啊！蹩腳的丑脚色吓！拔了塞子罷！”

幸而他沒有注意到我，我就急急地溜走了。

我目擊他變成這種樣子，並不更加驚愕。

可是，那麼靜柔而溫和的小孩子，竟突然一變而成

爲一個喝酒的糊塗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些一切，果然是從小孩子的時分就隱伏在他的心中，當雙親的束縛一解除之後，即刻就現出在表面上來了嗎？總而言之，像他自己所說的樣子，在莫斯科已經揚了惡名是無可疑心的了。我看見過生涯裏帶着幾分放蕩的生活。但是米希雅的放蕩却有一種猛烈的東西，有自己破滅的狂熱一般的東西，有暴勇的東西。

三

兩個月之間繼續過那樣的歡樂。……這一次我又站在自己的會客室的窗口在眺望庭園。……忽然——這是什麼意思呢？……門口來了一個行腳僧慢慢地走進來了。——從低垂在眉毛深處的壓潰了一般的帽子下面一直突出左右壓平的頭髮，穿着長的寬大衣服，縛着革皮的帶子的行腳僧。……他就是米希雅嗎？是的，是米希雅！

我到石階的地方去迎接他。……“這個化裝是什麼

意思呀？”我問他。“不是化裝呀，舅舅。”米希雅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我把所有的錢，分文不剩，統統都花光了——所以，我被很大的後悔所襲擊着哩——我決心到色爾紀哀夫三一聖修道院去，去祈禱贖罪。因為除此之外是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呀！舅舅。我今天就好像放蕩兒子一樣來向你訣別的。”

我凝視着米希雅。他的面孔仍泛着薔薇色而很活潑，（實際上這是一直到最後，差不多沒有改變。）眼睛流動，充滿着愛情，而且懶懶地。手兒小而白。……但是他的嘴裏有一陣酒氣。

“哦”，我終於說。“如果沒有別的方法。那也好吧。可是，你的嘴裏怎麼有酒氣呢？”

“是過去的遺物。”米希雅答了後跟着突然笑起來，但是立刻又正經地，他行了一個很直很低的，修道僧的禮接着說道：“你可以補助我一點旅費麼？我像這個樣子，要走路走到修道院去……”

“幾時？”

“今天……立刻。”

“爲什麼這樣緊急呢？”

“舅舅，我的格言就是，‘趕快！趕快！’”

“但是現在的格言呢？”

“現在也一樣……不過是‘趕忙向善！’”

米希雅終於去了。留下我深思人類運命的浮沈。

但是不久，他便使我憶起他的存在了。從他訪問過後，隔了兩個月，我接到了他的信；自此爲始，他接連寄來了許多信。關於這一層，有特別應該注目的事實。這是，我差不多不曾見過比這位不得平衡的人的字更清楚而易讀的字蹟。加之文字的運用也意外的正確，且略帶着修飾。不論那一封信裏，必定是助力的請求，老在告訴我改革的決心，以名譽爲誓，同我訂約，而那些都似乎是很真摯的。也許的確是真摯的吧。米希雅的信的署名每加上特殊的線，裝飾或句點；而且他又用了許多感嘆符號。在這封最初的信中，米希雅告訴我他的新的‘運命的轉換’（此後他每稱這運命的轉換叫做‘跳

躍；而且屢次他做了這跳躍。）他因為要替他的皇帝和國家作實際的效勞，做了士官候補生向高加索首途了。一位情誼很深的孀母可憐他這沒有一文錢的境遇，寄給他無數的金額，但是他還向我說為出發的準備，要我給他助力，我也依他的話做了；以後兩年之間我沒有聽見他的消息。

說老實話，我對於他的高加索之行，抱着很大的疑心。後來我纔知道他真的去了，並且做一個士官候補生進了丁聯隊，兩年中間都在那裏服務。他的事連續有了許多成為傳述的逸事。他的聯隊中的一位士官把那些事都告訴了我。

四

我意外的知道了許多關於他的事。——我對於他的做一個軍人或士官不能成功，實際上簡直無用，我是當然不以為奇的。但是我所不能豫期的，是他決不因勇敢而注目這件事了；一到有戰事的時候他便銷沈了，做

出悲哀的樣子，像半銷沈半失神似的。不論那一類的訓練都使他難受，把他弄得可憐。他只在他一個人的安危成爲問題的時候，纔能大膽起來。

不論怎樣的賽賭，他都覺得不敢承受，以爲那是太狂暴了。他不能對於他人加害，殺死，或戰鬥——大概是他的心太善良，或者也許是‘軟棉式’的教育（如他自己所說）把他弄成太軟弱了的緣故吧。不論用什麼方法，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殺他的自身他是毫不躊躇的。至於要殺別人——那可不能了。“他是完全莫名其妙的一個人”——他的同伴們這樣說他。“雖然是那麼懦弱而沒有用處，却又是那麼不顧死活的魯莽的家伙——真是一個狂人呀！”以後我曾問過米希雅，說什麼惡魔驅使他，使他胡亂喝酒，使他不顧性命呢。那樣時候，他總歸同樣的答道：“因爲覺得慘淡呀。”

“可是，爲什麼你會覺得那樣慘淡呢？”

“你問爲什麼嗎，難得你竟這樣問得出來哩！我只要自覺，開始一想起貧窮或俄羅斯的不正義……唉，不

行了呀！立刻便會慘淡起來了。只希望用子彈來穿透頭顱！無論如何不得不喝起酒來。”

“可是，你爲什麼拖出俄羅斯來呢？”

“能夠不拖出牠來嗎？沒有法子的呀，我所以怕想，也正是爲的這個緣故哩。”

“這都是因爲你沒有事做。你的慘淡也是因這緣故。”

“但是我不曉得怎麼樣子，做什麼事才好哩。舅舅！用一張紙牌來賭自己的生命——那我是能夠的。哪，請你告訴我，我到底做什麼好呢？請你告訴我，把生命拿來賭什麼好呢？那麼現在立刻我就……”

“但是你應當只是生活。……爲什麼只要這樣拚死拚命呢？”

“不行！你說我一點兒都不加思索，只是盲動……但是我能做什麼別的事情呢？……一想起來，剛纔所說的事件又跑進我的腦裏來了！能夠想的，只有德國人罷了……！”

對他無論怎麼樣說也沒有用處。他是個不顧前後的魯莽者。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現在來說兩三件先前所說的高加索的逸話吧。一日，在一團的士官們之中，米希雅開始自負他同誰交換而到手的刀了——“這是純粹的波斯刀呀！”士官們對於這純粹兩字抱着疑念。米希雅開始談論了。“那麼，”他終於叫道。“大家可不是說對於劍是內行的是單隻眼睛的亞布杜爾迦嗎？我到他那里去問一問看。”士官們都驚訝了。“亞布杜爾迦嗎？你是說那住在山中的傢伙嗎？你就是指那與我們敵對而不肯屈服的亞布杜爾汗嗎？”“對呀，便是他”。“可是他會把你認作間諜，把你拋進有鬼怪出沒的洞穴中去，或者會用你那把劍把你頭割下來哩；到底你預備怎樣到那里去呢？他們立刻就要將你捉住的。”“橫豎是一樣，我一定要去。”“諒你不敢。我們來賭一賭吧？”“好的，來吧！”於是米希雅把鞍加在馬上動身了。三天之間不見他的蹤影。大家都以為那個狂人終究把性命送掉了。可是，看呀！他回來了一醉醺

釀地：手中拿着同他出發時所拿着的不同的另外一把劍。他們都齊聲問了。“成績很好哩。”他說。“亞布杜爾迦是一個好人。真的，最初他也把鏈加在我的腳上，甚至於想把我刺死。但是我說明白了我所以到他那里去的理由，把劍給他看了。‘你還是不要把我擄去的好哩。’我說。‘我自己沒有一文錢，也沒有親戚，想贖金也要不到的。’亞布杜爾迦喫了一驚。他用那隻單隻的眼睛望着我，說：‘你是有膽量的俄羅斯人。我可以相信你嗎？’‘相信我好了。’我說。‘我是決不說謊話的。’（而這也是實情，米希雅是決不說謊的。）亞布杜爾迦又看着我說：‘那麼你知道喝酒的方法嗎？’‘知道的。’我答。‘不論多少只管拿來好了，喝給你看罷。’亞布杜爾迦又喫了一驚。他叫出他們的上帝的名字，然後叫他的——我想那是他的女兒，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可惜一隻眼睛好像豺狼一樣——拿出盛酒的革囊。於是，我便很威勢地開始了。‘但是你的劍’他說。‘不是真的。喂，拿真的去好了。現在，我同你成爲朋友了。’可是，先生們，你們是賭輸

了。拿出賭錢來罷。”

米希雅的第二的逸話是這樣的。他熱愛紙牌，但是因為沒有錢不能償清賭債（當然他不是借紙牌來騙錢的人）所以終於沒有人肯同他做對手了。有一天，他熱心地請求他同伴的士官同他賭錢。“可是你不是輸了也不付錢的嗎？”“錢雖然像你所說的樣子不能償你。但是看呀，用這支手鎗打穿左手給你看罷！”“那樣做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呢？”“用處是沒有的，但這可不是有些別致嗎？”這個會話是在喝了酒之後，在別的證人們的面前說的。對方的士官不曉得是不是以為米希雅的提議稀奇：總而言之是同意了。拿出紙牌開始賭起來了。米希雅運氣好，贏了一百盧布。於是他的對手敲着額角做着不高興的臉孔叫道：“我是怎樣的笨蟲呀！上了當了。他即使輸了，哪裏會射穿手掌呢！拿錢袋出來！”“不”米希雅抗聲說。“我贏了——但是我也把手掌射穿給你看。”他拿起手鎗，向自己的手放射了。彈丸穿透他的手……過了一個星期，他的傷纔完全平復了。

又有一次，米希雅偕他的同伴走夜路……那時他們看見路旁近處有一個狹小的峽谷，像深深的罅隙一樣，張着連底都看不見的那麼墨黑的口。“看吓！”同伴中的一人說。“米希雅雖說魯莽，他決不敢跳進這個峽谷裏去的。”“不，我敢跳進去。”“那能跳得下去呢，足足有七十呎深呀。你跳下去可就要送終了！”他的朋友們知道他的弱點——虛榮心。……米希雅的虛榮心很重。

“總而言之我能跳進去。你願意同我賭嗎？——賭十個盧布。”“來罷。”士官的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米希雅早已同他的馬前進——向峽谷之中——從岩上滾落了。大家都像石頭一樣站在那里了。又過了一分鐘，他們聽見了米希雅的聲音，幽微地，好像從地殼中發出來的一般。“放心！落在砂上面了呀！但是這是多麼高的飛躍呵！你輸掉十個盧布了！”“爬上來罷；”同伴們喚嚷起來了。“爬上來罷？”米希雅跟着他們的話反問。“瞎說！你們倒自己爬爬看！你們拿火把和索子去罷。在我等待的時候，我要提一提我的精神。請把酒擲一袋給我。

...”

這樣，米希雅不得不在那谷底坐五個鐘頭。當他們把他拖了上來的時候，纔曉得他的肩頭關節脫出了。但是他滿不在乎。第二天一個鐵店裏的接骨者把他醫好，他仍舊行若無事的過着日子。

他全身的健康是可以驚異的，簡直不能使人相信。我已經說過，他一直到死還保持着小孩子一樣滑澤的皮膚。他雖是那樣暴飲，但是從來不知道病是什麼東西。他的肉體的力從來沒有顯出疲竭的樣子。如果在別的人一定會發病或死的時候，他不過像從水中鑽出來的鴨子似的，抖了抖身體，元氣却反要更振作起來了。有一次，這也是在高加索的事。——這逸話實在不足信，但是由此可見米希雅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有一次在高加索，他喝醉了酒跌下小河中去了。只有頭和手腕露在水外面，靠在堤上。那時正是嚴寒的冬天，雪下得很大，第二天早晨當他被人發見的時候，他的兩腳和身軀都非從一夜中在他的周圍所凍的厚冰中拔出

來不可了——而他連傷風都不曾羅着哩。又有一次——這是在俄羅斯的事，（在奧勒爾的近處，也是大雪時分。）他同七個年青的神學生在郊外的酒場裏。這些神學生是慶祝他們的最後的考試完了的祝宴，因為米希雅是愉快的人，借那時分所流行的一句話來說，就是‘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的人，所以招待他去了。喝了很多的酒，結果大家動身的時候，米希雅已經醉得不成樣子了。七個神學生只有一輛三匹馬的背後很高的橇子。他們把這好像已經死掉了一般的身軀放在那里才好呢？那時候青年中的一個被古典的回想所鼓舞，提議像黑克托兒縛在亞契勒斯(註四)的戰車背後似的把米希雅腳縛在他們的橇子的背上。對於這個提議大家都贊成了——於是跟着橇子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搖搖擺擺地滑下去，可憐的米希雅擦裂了兩腳，滿腳都是血，頭在雪中滾轉，從酒店到市街仰着旅行了一哩半的路程，而結果竟連咳嗽都沒有哩！大自然授給了他那樣英雄的健康！

五

從高加索他又回莫斯科了，他穿着色喀西亞的服裝，腰裏帶着短劍，戴着高頂的帽子。他雖然因為誤了賜假的日期，被免職了，已經不在軍隊中，但是直到現在，他都穿着這個服裝。他在我家裏借去一點錢……然後開始他的‘跳躍’。漂浪，乃至照他自己的口吻‘諸國遊歷’去了。突然不見，又突然回來。而且上自大僧正，下至馬童或產婆，給一切種類的人們像下雨一樣飛來那美麗的字體的來信。其次，開始訪問不管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們了。而這是須要注意的：在這些訪問之際他決不裝出卑賤的態度，決不做糾纏而惹人討厭的事。他不做拗執的苦求而使人困累，反做出極清白的態度；酒精的香味到處跟隨着他，他的東洋服裝漸漸地襤褸了，但是他始終顯着快活的，愉快的樣子。“我希望你給我一些，那麼上帝會降福給你，我固然不值得如此，可是”他以輝閃的微笑和正直的面頰說。“即使你不給我，那是應

該的，我決不因此而非難你。我要找食物喫，上帝會賜給我的！而且有比我更窮的，更值得救濟的人——有許多許多哩！”米希雅對於婦人們尤其成功。他知道怎樣會引起她們的同情。可是請你們不要弄錯，不要以為他是色情師或他自以為是色情師。……不僅這樣，對於這一層他格外留心。那也許因為他從雙親稟承着冷酷的偏性的緣故，或者基於他的不願加害於人——因為據他的意思，與女人發生關係當然便是加害於女人的意味。——的緣故，我在此並不想決定這個。不過對於女性的他的態度，無論什麼時候都極端優雅的。婦人們也感到這一層，所以格外容易同情於他，救助他。可是：結果他終於因那醉態，因那放縱，因那我已經說過的絕望的支離滅裂——我除了這樣說以外，不曉得更適切的言語了——對她們叛逆了。

但是在別方面，他那時分早已經失盡所有的優雅而漸漸地向墮落的深坑沉落下去了。曾有一次，他在T市的公共集會場上，甚至在桌子上放一個瓶子，在那上

面貼着如下的句語：——“不論何人，要在門地高潔的貴族坡爾替哀夫（足能證明的一切文書均提出在此）的鼻子上彈為快的人，擲一盧布於這瓶中，則能如願以償。”而且據說，為要得彈貴族的鼻子的特權，踴躍地付出一盧布的人也曾有過幾個哩。但是只付了一盧布而竟在他的鼻子上彈了兩下的人，他就把那人捉來，起先差不多要把他絞殺，後來就強迫他謝罪。而他將這個樣子所得的錢，立刻散給了別的窮人們也確是事實。……但是總而言之，這些是不大名譽的事！

他的‘諸國遊歷’期間，他也曾到以幾等於零的價格拍賣給當時一個著名的投機業的放債者了的，他的祖先歷代所居的房子裏去過。放債者也在家中，他聽說舊業主落魄了回來在這附近，不僅不許他進家裏來，甚到吩咐說在必要的時候還要把他趕走呢。米希雅却先宣言，給那些卑賤的人所污了房屋內，即使請他求他，他也不去的。而且不許誰來趕他。他說自己現在只是要到父母的墓上拜墳而已。他照着話做了。

仁
在教會墓地中同他家所使喚的照顧過他的老頭子會着了。放債者不給這老頭子每月的工資，把他趕了出去；以後他的起居便在農民的小舍一角裏過活了。米希雅做那里的領土的主人是極少的期間，更其沒有留下好的記憶。但是當老頭兒聽說從前的小主人到教會的墓地裏來了，他不由得不立刻跑到那里去。他看見米希雅坐在墓石中間的地面上，他請求米希雅將手伸給他，他同往昔一般的吻他的手了。當他看見自己曾經照顧過，在奢華裏長大的人的手足上所纏着的襤褸時，他甚至滴下眼淚來了。

米希雅默然的望着老頭子許久。

“鐵莫斐！”他終於開口了。鐵莫斐嚇了一驚。

“有什麼吩咐嗎？”

“你有鋤頭嗎？”

“到什麼地方去找一找看罷。……可是你要鋤頭做什麼用呢，米海爾·安德烈威契少爺？”

“我要在這里掘自己的墳墓哩。鐵莫斐。我想永遠

睡在父親和母親中間。全世界中留下來給我的只有這里呀，拿鋤頭來罷！”

“是，曉得了，少爺。”鐵莫斐說了後去把鋤頭拿來了。米希雅立刻開始掘起地來；鐵莫斐以隻手托着顎，站在旁邊，重疊的說着——“留下來給你和我的只有這里呀，少爺！”

米希雅掘了又掘，而且時時說道：“這個世界是不值得生活的，鐵莫斐你說是不是？”

“真的不值得生活哩，少爺！”

穴已經掘得很深了。看見米希雅掘着的人跑到新地主那里去告訴了。放債者當時非常發怒：要去報告警察去。“會遭上帝的處罰的呀”他說。但是以後大概因為覺得同狂人認真爭持是太愚蠢了，並且覺得傳起不好聽的名聲來反而麻煩，他自己走到墳地去，走近竭力在工作着的米希雅，鄭重地低下頭來招呼了。他好像沒有注意到他的後繼者似的，不住地顧自掘着。“米海爾·安德烈威契先生”放債者開口說。“你在這里做什麼

事呢？”

“不是很明白的事嗎？——我在掘自己的墳墓哩。”

“爲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因爲我不願再活下去了。”

放債者驚愕地把雙手舉在空中。“你不願再活下去了嗎？”

米希雅像威嚇似的看着放債者。“你喫驚嗎？這原因可不是因你而來的嗎？……可不是因你而來的嗎？……你趁我還是小孩子什麼都不懂的時候來強奪我，暴徒吓，不就是你嗎？你不是在剝奪農民背上的皮嗎？你不是從這可憐的農民的手中把麵包的殘屑都剝奪了去嗎？那不就是你嗎？唉，上帝呀，到處除了不正，壓迫，罪惡之外，什麼都沒有了。……萬事除了趨向滅亡之外，再也沒有了；我也是這樣！我不願意再活，我不願意在俄羅斯再活下去了！”於是，鋤頭在米希雅的手中更快捷地動着。

“這却麻煩了！”放債者想。“這人竟真的會把自己

的身軀活活的埋掉了罷!’“米海爾·安得烈威契先生”他又說道。‘請你聽我的話罷。我先前對你作了不好的事，那是因為我錯聽了話……’”

米希雅繼續着掘。

“可是爲什麼做這樣自暴的事呢?”

米希雅仍舊更掘下去，把掘起來的泥土拋向放債者的腳邊；好像在說着‘這傢伙，土地強盜吓!’似的。

“這個樣子真的不行呢。你可否到我家裏來吃點兒東西，或者休息一會兒呢?”

米希雅抬起頭來，“現在竟這樣恭敬起來了！那末有喝的東西麼?”

放債者歡喜了。“呵，那是當然……當然有的。”

“你也請鐵莫斐嗎?”

“唔，……是的，也請他。”

米希雅想了。“不過，請你注意……你不能把我當作叫化子看。……不要以爲一瓶酒就可以打發了!”

“請你放心。……你要什麼，就給你什麼。”

米希雅伸了伸腰，把鋤頭丟開了……

“喂，鐵莫斐，”他對老僕說。“既然這麼說，我們給他一個面子罷。……來呀！”

“好的，少爺！”老人答。

三個人一齊到他家裏去了。放債者很明白現在要做對手的是怎樣的人。最初米希雅同他先訂了對於農民‘要謀種種便宜’的條約。但是過了一個鐘頭，米希雅和鐵莫斐兩個人都醉了，在安德烈·尼可拉哀威契的虔敬的呼吸好像還是在漂蕩着似的每個大房間內跳起喀洛甫（註五）的舞蹈來了。再過了一個鐘頭，米希雅像死掉了一樣，（他是每飲必醉的）同他的高帽子和短劍一同載在裝貨的馬車上，搬到距離有二十哩的街上，被拋在那里的籬下了。鐵莫斐怎樣了呢，他只是喫驚，却還能站得住，他們當然把他踢出屋外去了。他們對於主人不能下手，只得拿老僕來出氣。

六

又經過了一些時，關於米希雅我什麼都沒有聽見。……不曉得怎麼樣了，杳無消息。可是有一天，我在一處的國道的驛店內等着備馬，坐在火壺前的時候，我突然聽見從開放着的窗下面有用法語說的粗聲道：老爺……老爺……請你憐憫落魄了的可憐的紳士罷！’這樣嘶嘎的叫聲。我抬起頭來一望。……污穢的毛皮帽子，裝在襤褸的色喀西亞衣服上的裝飾，插在破的鞘子裏的短劍，雖然膨腫但仍舊薔薇色的面孔，雖像蓬草樣的，但很濃的頭髮……啊，上帝呀，他就是米希雅哩！那麼他甚至於在大道上叫化了嗎？我不得不叫起來了。他看見我，嚇了一驚，旋向了那邊，要默默地走去了。我叫住他。……但是我說什麼話呢！教訓他一頓嗎？……我默然拿出一張五盧布的紙幣。他也默然，顫抖着，用他那雙雖然污黑但仍舊肥白的手把牠接去，在房子的轉角轉了彎就看不見了。備馬要許久工夫。因此，關於與米希雅的無意的邂逅，我有充分的時間來反覆地喚起陰鬱的回憶。我對於自己竟那麼薄情的打發他去了，感

着羞恥。

我終於動身了。到離車站只有半哩路的地方，我看見前面來了一羣奇妙的人，好像以有節奏的步調推移着走。我趕上了這一羣——而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差不多有十二個乞丐，肩上背着囊，都是兩個人並着走；有的唱着，有的跳着。米希雅站在他們的前頭走，用脚打着拍子，一面“那奇基，奇加爾低，茶克，茶克！茶克！那奇基，奇加爾低，茶克，茶克茶克！”的叫喚着，一面像跳着舞一般走着。我的馬車趕上了他們，看見了我的時候他立刻叫起來了。“哦啦，停步！頭向右轉！要護衛道路呀！”

乞丐們聽從他的叫聲停住了。他們仍以那奇妙的樣子笑着，跳上馬車的踏腳板上，再叫道：“哦啦！”

“這到底是怎麼了呀？”我不知不覺瞠目的問。

“這嗎？這是我的同伴，是我的軍隊——都是乞丐，是上帝的子民，是我的心上的朋友。大家都托了你的福，每人得喝了一杯。所以我們都很高興，要盡量的痛

快一下。……啊，舅舅！懂了嗎？在這世界上，能同我一道的只有乞丐啦，只有上帝的子民啦……是這個樣子的呀！”

我什麼都不答覆。……但是在那瞬間，我覺得他是極誠懇而善良的人似的。他的臉上實在現着小孩子一般的心單純。一道光突然在我的上面開朗起來一樣，我感着自己的心臟的忐忑了。……“上馬車來罷。”他驚訝地把身體仰後了。

“什麼？到馬車上？”

“對了，上來，上來罷！”我重覆着說。“我有一點兒事情想同你談一談。請坐。……同我一道來罷！”

“那麼，依你的話。”他坐了下來，“那，……那麼，你們，我尊敬的同伴，親友們。”他向乞丐們接着說；“再會，停一回兒再會吧！”米希雅把他那高頂帽子脫下來深深的鞠躬了。乞丐們都似乎非常敬畏。我命車夫馬上加鞭，馬車便跑動了。

我要對米希雅說的是下面的事：我突然起了把米

希雅帶回離那停車站有二十五哩的自己的家裏去，救他，至少努力地試救一救看的意思。“聽我說，米希雅！”我說“你能到我的家裏來一同住嗎？……隨便什麼必要的東西都給你。給你衣服和襯衫，並且給你一個普通的人的待遇。另用的錢也給你，不過只有一個條件……你非把酒戒掉了不可。……怎麼樣，贊成嗎？”

米希雅快樂得差不多說不出話來。他掙大眼睛，滿面通紅。他突然凭依在我的肩上，接吻了，而且斷斷續續反覆着說：“舅舅……恩人……上帝會降福給你。”……他終於‘呱’的一聲，哭出來了。他拿下帽子來，用牠來揩了眼，鼻和嘴唇。

“要記住，”我說。“不要同強烈的酒精接觸的條件！”

“那種東西管牠作甚？”他搖着雙臂這樣叫。而與這激烈的運動同時，我好像意識到他好像常浸着的酒精的強烈的香氣了。……“舅舅，假使你知道我的生涯是怎麼一個樣子的——如果那不是悲哀而慘酷的運命

——但是，我現在發誓，發誓！我要痛改前非。看着罷……
……舅舅，我決不撒謊——請你不論問誰都可以……我是正直的，但是我是個不幸者呀，舅舅！我從來沒有受過誰的誠意的待遇……”

說到這里，他終於唏唏噓噓啜泣起來了。我撫慰他；當我們到家的時候，米希雅早已把他的頭靠在我的膝上深深的睡着了。

七

他立刻有了自己的房間；而有件絕對必要的，比什麼都重要的事是入浴。他的衣服，短劍，帽子和破靴都縛成一束鄭重地藏在屋頂房內去了。他穿起清潔的襯衫和拖鞋，以及我自己的衣服。這些，像平時給別的窮親戚的時候一樣，大小和樣子都同他很相稱。當他入浴出來，清清潔潔很活潑的走近食櫈的時候，他似乎很受感動，非常快樂。他的全身輝閃着喜悅的感謝之情。連我都受感動，甚至也覺得喜悅哩。他的面孔完全連形式

都變了。那好像十二歲的小孩子在復活節，於聖餐式之後，頭上滿塗了一頭的髮油，新的短衫上用糊漿硬的領子，到雙親面前來致禮的時候一般的面孔。米希雅做着極謹慎的，好像不能相信一般的面孔，不住的撫摸着他自己的身體重覆的說着：“這是怎麼了呀？我不是昇到天上了嗎？”第二天他說自己一夜睡不着。他竟那樣興高采烈哩。

那時分我的家中住着一位近親的老叔母和姪女。他們兩人當米希雅初來的時候，都極端的不安。他們不懂我爲什麼把他請進自己的家中來的用意。關於他有非常醜惡的風聲。但是，第一，我知道他不論什麼時候，對於婦人們都極端的有禮貌。第二，我記起他改過的條約。實際上，他逗留在我家的簷下的最初兩日間，他不僅沒有背了我的期待，竟超過了那期待之上。婦人們都看中意他了。他同老太婆抹紙牌，當她的紙牌的風頭不好的時候，還很巧妙地把牠救起來，再教她兩種配新斯(註六)的新遊戲法。同姪女呢，因爲她有比較玲瓏

的聲音，所以替她作比牙琴的伴奏，或朗讀些俄羅斯或法蘭西的詩歌給她聽。他實在對她們用盡心思，因之她們重疊的告訴我她們的驚訝，叔母竟嘆息着說，人們的判斷有時是非常不正確的……人們對於米希雅說了怎樣的^話呢……而他竟是那麼一個安靜而有禮貌的人。——可憐的米希雅！事實上，他在食櫟上一看見了酒罇，就會奇妙地^佻促地^地^地抵着嘴唇。但是我只用向他把指頭一搖。他就立刻會把他的眼睛旋向了天花板，把一隻手放在胸膛上面的。——宛如在說，我是曾經發過誓的。“我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他對我說。“好，那是上帝的旨意。”這是我的意想。……可是，這甦生却不能長久繼續下去。

最初的兩日間他非常歡喜說話而且快活。到了第三天。他雖然仍舊與婦人們一道要給她們高興，但是多少有點銷沈了。半像悲哀，半像做夢似的表情隱現於他的面上，面孔也比以前蒼白而且消瘦了的樣子。“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我問他。

“唉”他答道。“稍微有點頭痛。”第四天他便完全沈默了。大概的時候都坐在角落處，很無聊地低垂着頭。他這銷沈的樣子惹起了兩位婦人的同情，現在竟反而由她們要使他高興了。在食糧上他什麼都不吃，望着盆子，把麵包無聊的捲着。第五天婦人們的同情却一變而成別的感情，變成不安與警戒之念了。米希雅竟這樣奇怪。他像偷偷地想偷什麼東西似的，延着牆壁悄悄地打着轉子，突然又像無意間有誰在叫他似的旋轉頭來。而且，他的蔷薇色的血色怎麼樣了呢？那好像塗上了漆似的了。“你仍舊不大好嗎？”我問他。

“不，沒有什麼。”他粗鹵地答。

“身體疲倦嗎？”

“不會有疲倦的道理的。”但是他把臉掉向那邊去，不看我的面孔。

“可不是慘淡之感又來了？”對於這句問話，他什麼都不回答。像這樣又過了二七四個鐘頭。

翌日，叔母以興奮的態度跑進我的房間內說米希

雅如果儘管這樣住下去，她要帶起姪女走了。

“怎麼樣了？”

“怎麼樣了，我們覺得那個人怪可怕的。……他不是個人，簡直是狼呀——比狼更甚呢。悄悄地儘管轉着圈子，一句話都不說的。而且擺起凶暴的臉——看見我們，差不多要磨起牙齒來。加德雅，你知道的，是那樣的富於神經質。當初那人來的時候，就非常的不安，急得沒法呢。我爲她擔心；當然也爲我自己擔心。”我不曉得對叔母用什麼話來回答才好。總之：因爲既經招待米希雅來了，我總不能把他再趕出去。

可是，他却把我從困難的地位救出了。就在那一天，當我坐在自己的房間內的時候，突然在背後，聽見了“尼可來•尼可雷奇！尼可來•尼可雷奇！”這樣叫的枯嘎而帶怒的聲音。我旋轉來了。米希雅做着可怕的，歪傾着的，好像很黑的臉，站在門口。“尼可來•尼可雷奇！”他重疊的叫。（再也不叫舅舅了。）

“要什麼東西嗎？”

“請你讓我走罷……立刻！”

“爲什麼？”

“讓我走罷！不讓我走，我就要惡作劇，我會把這座房子放起火來，或者會割斷了誰的喉嚨！”米希雅突然顫抖起來了。“請你吩咐人拿我的衣服來還我。請你吩咐車子，把我送到街上去。無論怎樣少都可以，請你給我一點錢。”

“那麼你有了感觸嗎？”

“我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他儘力尖銳的叫喚着說。“我不能住在你這上等的，可厭的，可呪的家中！我會生病的。這樣靜靜地住着我覺得可恥！……你怎麼能夠這樣忍耐下去的呢！”

“那是”我截斷他的話說。“你說沒有酒不能生活下去嗎？”

“噯，對了，對了！”他再叫喚着說道。“請你給我到兄弟們的地方去。到朋友們的地方，到乞丐們的地方！我要離開像你這樣上等而可厭的人類了！”

我想使他記起他的誓約，但是我眼見了米希雅的發狂的臉，痙攣的聲音，四肢的顫抖——那些看去都很可怕，所以我急急地從他脫開了。我吩咐給他的衣服立刻拿出來，替他準備車子。我從抽屜中拿出廿五盧布的紙幣放在檯子上面。米希雅正在急促的向我這邊迫近來，但是當他看見我這樣做着的時候，突然立住了。他的面上閃過劇烈的表情。他的胸膛忐忑地跳動。眼淚從他的眼中滾了下來。“舅舅！天使！”他叨叨的說。“我知道你是我的恩人！謝謝你，謝謝你！”他抓了紙幣跑出去了。

一個鐘頭之後，他再穿上他的色喀西亞的衣服，臉上顯出薔薇色和愉快，坐在馬車之中了。當馬車出發的時候，他高聲地叫着，像從前的樣子抓着高帽子，把牠舉在自己的頭上亂搖着，鞠躬了好幾次。在未上馬車之前，他曾給我長久而溫存的擁抱，而且低聲地說道：‘恩人呀恩人……我是無可救藥的了！’他跑到婦人們的面前，在她們的手上接吻，跪着叫上帝的名號，請求她們寬赦。過後，加德雅的眼中溢出眼淚了。

據送米希雅的車子的馭者回來說，米希雅出了街，在第一家的酒店下車，以後便粘在那里不動了。不管誰都請他們來喝酒，立刻醉倒在那里了。

從那天以後，我沒有再會見米希雅，但是像下段所說的機緣，我纔知道了他的最後的運命。

八

過了三年，我又住在鄉下的家中了。突然侍僕走進來告訴我說蒲爾替哀夫夫人要會我。我並不認識蒲爾替哀夫夫人是什麼人，並且來通報的侍僕不曉得什麼理由含着譏刺的微笑。他對於我那訊問似的目光，告訴我說要會我的婦人，是年輕的穿着貧賤的服裝，自己駕馭着一匹馬的農家用的馬車來的。我吩咐他請蒲爾替哀夫夫人到我的房間裏來。

我看見了一位穿着小商人階級的衣服，頭上纏着頭巾的大概有二十五歲光景的婦人。她的面孔是純樸的，圓圓的，並不美麗。她非常落膽而很陰鬱的樣子。而

且很腼腆，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就是蒲爾替哀夫夫人嗎？”我問了後請她坐下。

“是的，”她低聲說，但是並不坐下來。“我是你的令甥米海爾·安德烈威契·蒲爾替哀夫的寡婦。”

“米海爾·安德烈威契亡故了嗎？亡故了很久了嗎？可是，請你坐下來罷。”

她在椅子上坐了。

“已經有兩個月了。”

“那麼你同他結婚很久了罷？”

“我們同居過一年。”

“你現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都拉街來的。……有一個圖那閔斯可衣·格魯西可伏村，大概你也知道的罷。我是那里的助祭的女兒。他一向在我父親家中。我們整整同居了一年。”

年青婦人的嘴唇有些痙攣起來了。她用手加在牠上面。看她的樣子，好像要哭出來了。我抑制着自己，咳嗽了一下。

“米海爾·安德烈威契是”她接下去說。“當未死之前吩咐我，要我來叩訪你老人家。你一定非去不可。”他說。“他叫我向你道謝，承你種種誠懇的照顧，而且叫我把這個交給你……請你看呀，這個小小的（她從衣袋中拿出一個小小的盒子來。）……是他常帶在身邊的東西。而且米海爾·安德烈威契說，假使你老人家肯把這東西收受起來做他的記念，假使不輕蔑這個，那麼……而且‘沒有別的什麼可以給他的東西了。’他說。”

小盒子中有彫着米希雅的母親的名字的頭一個字母的小小的銀杯子。這個杯子我屢次在米希雅的手中曾看見過的。並且有一次當他告訴我一個可憐的人，窮得連酒杯和茶碗都沒有的話之後，“看呀。我總算還有這個東西哩。”他說。

我向她道了謝，收了杯子，然後問道：“米希雅是害了什麼病死的？一定是……”

這樣說了一半，我把自己的舌頭咬住了。……但是年輕的婦人却懂得我這句說了一半而停住了的話。她

閃視了我一眼，可是立刻又低垂眼臉，含着悲戚的微微說：“不，不！他從認識了我們以來，完全把那個東西歇掉了。…可是，他的身體是已經完全不行了。差不多骨骼都支離滅裂了一般。歇了酒筍的身體是立刻會變壞了的。他非常忠厚，幫着我的父親到田裏或花園裏去做工……別的隨便什麼事他也都要做……雖然他是貴族的出身。但是他沒有那樣力氣。…字也曾想寫的。你也知道，他對於這一道能夠做得很好，可是手已經發抖，不能好好的握筆了。……他老在非難他自己。……我是白手兒的可憐的人類。”他說。“我對誰都沒有做過好的事，也沒有幫助過誰，也沒有做過工！”他關於這一層常以為苦。他老在說着，我的朋友都在作工，可是我們有什麼用處呢？……唉，尼可來·尼可雷奇，他是一位善良的人。並且歡喜我……我也……啊呀，請你不要見怪……”

說到這里，年青婦人忍不住呱的一聲哭出來了。我想安慰她，可是不曉得怎樣才好。

“米希雅留下小孩子嗎？”我終於問她了。

她嘆息說：“不，沒有小孩子……這個樣子竟也可以的嗎？”她的眼淚更快的流下來了。

“米希雅流浪多艱的生活便這樣的結局了。”P老人結束他這冗長的故事說。“我想各位大概總會同意我稱他為暴勇的性格罷。但是他與今日的這一類人又不是一樣的，這一層恐怕各位也是同意的罷。可是，哲學家一定會在他與他們之間找出血族底的相似來罷。他的內在與他們的內在，都有着破壞自己的渴望、安慰和不满。……至於這些思想是怎樣發生的，這個解決我且留給哲學家去做罷！”

註一 吉卜希(Gipsy=Gypsy)，發源於印度的一種放浪民族。

註二 吉他(Guitar)，琴名，形似 Violin，有六弦，以指撥弦而奏。

註三 華爾茲(Waltz)，舞蹈之一種，普通用四分之三拍子的旋律(Melodye)起源不明，據一般的想像，是來自南德意志的。雖似缺乏優美，然亦曾風靡一時。

註四 黑克托兒 (Hector) 與 亞契勒斯 (Achilles)，均為希臘神話內 Troy 戰爭中之勇士；黑克托兒 是 托洛伊 這一邊的第一勇士，是 托洛伊 王 波賴雅姆 的長子，後被敵將 亞契勒斯 所殺。荷馬 所作的敘事詩 伊利亞特 (Iliad) 便是以這事做中心的。道里所說的，也是指這事而言。

註五 喀洛甫 (Galop) 是用著拍子的一種急促輕快的跳舞。起於 德意志，十九世紀初期才傳入 法國。

註六 配新斯 (Patience) 是紙牌 (Card-game) 之一種，與 Salitaire 同。

